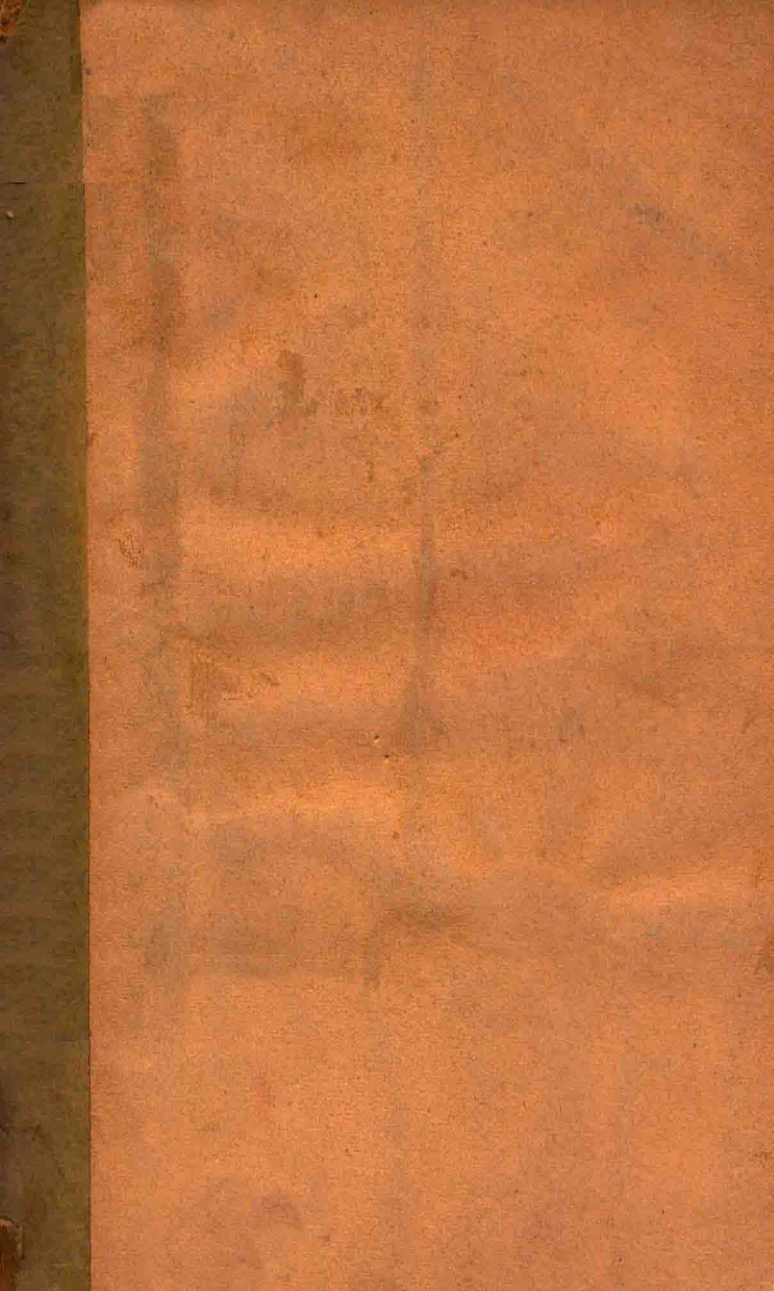




現代文學講座

高爾基研究  
“張資平評傳”



## 張資平的戀愛小說

錢杏邨

戀愛小說的作家——他的創作的時代背景——作品中人物的階級  
性——靈與肉——戀愛與性慾——性愛描寫的技巧的兩面——作品中  
的基督教思想——作品比較論——經濟與生活的寫實——轉變了方向  
以後

敬愛的足下：

最近幾天，我已經把張資平先生在轉換方向之前的已經發表的著作重行讀過一遍了。現在，我是自信有相當的把握來和你討論關於他的過去的創作（1921—1928）的問題。講到張資平先生的創作，他發表的幾個長篇固然都是屬於戀愛小說一類。（1）就以他的三十六個短篇（2）而論，關於戀愛的也竟佔了十六篇。其餘的二十篇又可以分爲四類，專門以智識份子的

經濟的苦悶爲描寫對象的七篇，以學生和教師生活爲描寫題材的又七篇，具着抒情的色調以兒童爲描寫的對象的三篇，以其他的題材爲描寫的對象的又三篇。根據這個統計，張資平先生的主要著作，可以說全是屬於戀愛的。再就他的創作的字數去看，在全量七十萬字（3）之中，戀愛小說就佔去五十五萬字。我們要研究張資平先生的創作，我們必得認清這一點。然後纔能決定應該從什麼地方說起。——這樣看來，我們研究張資平先生的創作，我們必得從他的戀愛小說入手，那是沒有疑義的了。

註一：祇沖積期化石比較的不同一點，飛絮苔莉，最後的幸福則純係戀愛小說。

註二：我的統計是根據愛的焦點，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寇拉梭，植樹節，素描種種（除開羣犬日記一篇）六書作成。

註三：字數統計根據上二註所舉的十本書。



就大體看去，張資平先生當然是一位戀愛小說作家。而他的戀愛小說，在我們去研究時，是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他所描寫的大都是三角四角的戀愛。我也曾有一個統計，就是在他的十六個短篇戀愛小說之中，描寫三角的(4)就有十篇，描寫兩個三角(5)的一篇，描寫多角的(6)兩篇，寫一男一女相戀的(7)兩篇，還有一篇(8)是描寫兩性結婚後的衝突的幾對。就長篇說，那些與女主人公發生關係的男子(9)大都是至少四位。所以，關於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他的描寫的題材大都是三角或四角以上的戀愛。

註四：三角關係的；梅嶺之春，Curacao，聖誕節前夜，密約，雙曲

線與漸近線，愛之焦點，回歸線上，不平衡的偶力，性的等分線，約伯之淚。

註五：兩個三角(顯示兩個三角的關係)：性的屈服者。

註六：多角的：晒禾灘畔的月夜，公債委員：

註七：一男一女：約檀河之水，她悵望着祖國之天野。

註八：Worse halves。

註九：譬如『最後的幸福』與美瑛發生關係的就有士雄，松卿，廣助，阿和，阿根（祇阿根似乎沒有和她發生性的關係）。譬如苔莉，與她發生性的關係的就有國淳，克歐，小胡。及另一最初的青年。不過冲積期化石裏的人物璋兒的關係人祇有馬公子與賴先生。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張資平先生在未轉變之前，他是一位戀愛小說的作家，而他的戀愛小說大都是描寫三角以上的兩性的關係的。

這些戀愛小說的產生究竟與牠的時代有若何的關聯呢！在這一點，我

却不願和其他的批評者一樣，說張資平先生的著作是與時代不發生關係。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的產生是和他的時代有密切的關聯的。他的創作確實是時代的產兒。我們祇要了然於『五四運動』以後的情況，我們就可以不假思索的指將出來，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完全是五四期間女子解放運動起後必然的要產生出來的創作。張資平先生的創作的內容完全是五四初期兩性解放運動的事件對於文學上的反映。因此，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裏的人物。也完全是五四運動初期的人物。張資平先生的創作所能代表的時代也祇是這個時代……

我們是很容易看出來的，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裏的主人公是有着致的傾向的。這個傾向就是那些人物大都是纔被解放出來的封建思想的大物。她們雖然是被解放了，可是，殘餘的封建思想還是深深的支配着他們。尤其是在男主人公方面，是更容易看得出來。這樣的人物苦耕裏的

克歐的行動（當然要除開他最後的轉變說）是最足以代表的。在女主人公方面，我想舉出最後的幸福裏的美瑛。不過在張資平的戀愛小說之中，女主人公畢竟是勇敢的，常常的做着主動的（10）人物，而男主人公却往往是『卑怯的（11）好漢。』我們若具體的說，則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的當事者，無論他是男性抑是女性，大都是為殘餘的封建勢力所侵蝕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物。

註十：如 *Citraco* 裏的靜瓊，密約裏的『她』，晒禾灘畔的月夜裏的女主人，性的屈服者裏的鶯兒，不平衡的偶力裏的汪夫人，公債委員裏的阿歡都是。

註十一：如梅嶺之春裏的叔父，雙曲線與漸近線裏的均松，最後的幸福裏的黃廣助都是最主要的。

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當然也是常常的包含着靈與肉的衝突（12）的

問題的。但這些問題，也並沒有給以肯定的解答。好像他祇是把戀愛的事  
件寫將出來給大家消遣消遣。他也似乎沒有一點定見；所以，他筆下的人  
物，大都是唱着『我這身體半屬給他，半屬給你了。物質的方面歸他所  
有，精神的方面是歸你所有的了』（13）的議論的。苔莉裏似乎有了解決，  
然而，那樣的結束，我終不願說他是解決（14）了的。不僅對於這個問題。  
就是對於戀愛問題也是沒有什麼定見（15）的，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裏並  
沒有寫出他的戀愛哲學來。其實，要嚴格的講，他根本上是不曾描寫靈肉  
兩方的戀愛的。從他的戀愛小說裏，我們所能以找到的，可以說祇有肉的  
愛——是具着那樣濃重的肉的氣息的愛的小說。而且這些小說所顯示給我  
們的也充分的帶着封建時代的意味。我想更說明白些，就是張資平先生筆  
下的男性對於女性的興味，完全是漂亮的選擇，肉感的衝動。我們找不到  
一個男性是因着女性人格的崇高而有了愛念的。完全是因為女性的『桃色

的雙頰，有曲線美的紅唇，富有彈力的乳房的輪廓，富有脂肪分的肉感，有耐人尋味的媚力，動人的姿態」(16)的肉體的條件而引起戀愛的「意識」的，祇要女性能和男性到『海濱』去開一回旅館，那麼張資平先生所謂戀愛的意義便算完全成了功。還有，就是這種戀愛的完美無缺，在張資平先生看來，祇要女性是『處女』，是沒有和其他男性發生性的關係的童貞女。因此，『處女之寶』(17)在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中差不多佔了主要的地位，不是男性怨女性(18)沒有給他以『處女之寶』就是女性對男性懺悔(19)沒有把『處女之寶』留給他。這雖是不關重要的地方，我們也可以看到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裏人物封建思想的十足了。張資平先生所描寫的戀愛是如此的戀愛。祇是性慾(20)的滿足，不是靈肉的衝突……

註十二：如愛之焦點如密約

註十三：見密約。



註十四：雖然解決了。然而而是自殺，這算不得正常的解決。

註十五：他的戀愛見解很雜，散見Cura 30聖誕節前夜，Worse-Halves 諸篇。

註十六：錄自不平衡的偶力一書。

註十七：參看雪的除夕 P. 58, 79. 不平衡的偶力 P. 25 最後的幸福 P.

7, 苔莉 P. 93……等處。

『我要求你給我的是你的處女之寶！你這身體是屬給我的了，我決不讓我以外的男人享有你的處女之寶！』——飛絮

註十八：十九：參看苔莉 p. 92—93，及其他各篇。

『才把她摟抱到懷裏來和她狂熱的接吻，忽然的又恨起她來了，忙坐起來緊握着鐵拳亂捶她的背部和臀部。』

——你恨我時就讓你捶吧，捶到你的憤恨平復。你祇不要棄了

我，不理我。她流着淚緊緊地貼靠着他的胸膛。

——恨你，真恨你。他拚命的搥。搥了後又和她親吻。

——恨我什麼事？她流着淚問。

——恨你不是個處女了！

——……她聽見了這一句，臉色灰暗的凝視他。她像受了不少的驚恐，她像聽見他給她一個比死刑還要殘酷的一種宣告。

——你的處女美怎麼先給他奪去了呢？他再恨恨的騎在她身上亂搥她的臀部 and 痛捏她的腿。

——對不住你了！真的對不住你了！要我做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你的任何種的要求我都可以容納。祇有這一件是我無力挽回的。望你恕了我吧。……苔莉痛哭起來了。

——祇要你是個處女時，就拒絕我的要求，我也還是愛你的。

他望着她的憔悴的姿態愈想加以蹂躪。』

註二十：參看不平衡的偶力 p. 16, 23, 223, 269, 277 及其他戀愛小說。

但是，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雖然沒有什麼戀愛哲學，而他的描寫的技巧是很成熟的。關於性戀的描寫，據我所看過的創作小說，在現代的中國文壇上，還沒有誰個能超過他的，苔莉與最後的幸福寫得尤其深刻。

關於張資平先生的性戀描寫的好處約略的說來，我們可以說，他不但注意到有了性的覺醒的煩悶時代前後的心理與生理的狀態以及環境的(21)影響，他也注意到兩性青年在春情發動期以及青年期前後的生理與性的心理的發展的過程與(22)順序，有時他還注意到在與男性發生性的關係後的女性的生理的(28)變化。以及兩性的變態的性的(24)生活；性的(25)臆想。……他是如一個科學者一樣，很精細的從各方面去考察，去描寫——描寫得異常深刻。

張資平先生的創作的技巧完全是自然主義的技巧，他的方法也是完全的可與自然主義的方法相適應，雖然嚴格的說來，他的技巧還不能和東西洋名著(26)相頡頏。

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是以他的技巧見長的。

註二十一：參看最後的幸福裏的美瑛的生理與心理發展的過程。及梅

嶺之春裏的環境給於性心理的影響。

註二十二：參考同上。

註二十三：參看性的屈伏者，性的等分線，雙曲線與漸近線……

註二十四：參看苔莉中克歐的行動，以及最後的幸福前部，阿根的行

動……

註二十五：參看聖誕節前夜裏的男性的揣想與最後的幸福裏的女性的

猜測。

註二十六：這是很容易證明的，譬如他描寫環境的誘惑，至少就不如

霍甫德曼的異端，寫變態性慾至少就不如谷崎潤一郎，寫性慾就至少不如莫泊桑，賓斯奇，寫女性的勇敢與浪漫也至少不如

卜勒浮斯脫……

技巧固然有好的地方，同時也有失敗的處所。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雖然曾經得過大眾的歡迎，大眾對他的戀愛小說彷彿也有一致的公論，那就是：『題材是千篇一律，方法是定型公式。』果真細細的研究他的創作，我們可以找到這種批評並沒有冤枉張資平先生，事實確是如此。拿一個重要的例講，譬如男女相約去開旅館，或到旅館去發生性的關係，像這同樣的事，在他的長短十六篇戀愛短篇之中就有五六（27）篇，長篇不必談了。而大體的事實，與結構不是開始重行遇見，由遇見想到過去關係，再進一步去發生性的（23）結合，就是相識以後便離開了，於是女人和別的人

發生了關係，這男子便憤怒，懺悔，(29)消沉，還有些是一律的寫女性的(30)縱慾，還有些是犯罪了，接着便以基督教義來拚命克復自己，引幾句聖經(31)作結。總之，張資平先生戀愛小說的題材與結構的單調，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再具體一些說，把他的戀愛小說分析一回，大概不外乎是如此：他的人物大都是爲封建思想的殘餘勢力所支配着的富於肉感的漂亮的女人，不負責任或懦怯的男子。事實是不外乎性慾衝動，相互誘惑，處女之寶的掠奪，我主基督的懺悔，一直縱慾下去，三角關係四角關係。講到結構，則不外是重見，回憶。再進一步發生關係或退一步懺悔。這是我對於他的戀愛小說主要的分析，大都是依據他的著作的(32)結論。張資平先生的戀愛小說實在是免不了『千篇一律』的『定型公式』……

註1)十七...如 *Chicago*，密約，性的屈伏者，不平衡的偶方，性的等分線……都是。



註二十八：如雙曲線與漸近線等。

註二十九：如聖誕節前夜，雙曲線與漸近線，密約。

註三十：如晒禾灘畔的月夜，最後的幸福。

註三十一：如約檀河之水，雙曲線與漸近線。

註三十二：參看上面所說及例證即可推知。

張資平先生不但對於戀愛問題沒有確切的見解，就是對於基督教問題也沒有一致的意見。我曾經聽得很多人說過，張資平先生前期的創作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反基督教思想。敬愛的足下，你想，張資平先生果真是反基督教麼？果真是曝露基督教的罪惡麼？我敢很肯定的答覆你，張資平先生下筆時恐怕是始終沒有作如此想，不然他是決不會在自己的著作裏具有極端相反的論調的。敬愛的足下，你也曾注意到麼？張資平先生在有些地方固然反對基督教（33）很厲害。有些地方所表現的自己的思想却完全是

基督教的(34)思想。就大體講，若果他寫作時有他的確定的主見的話，那我可以說；張資平先生是站在進步的基督教的立場上在曝露基督教的一部分的(35)黑暗。——不過，我十二分的相信，張資平先生絕不是如此的。他的立場，我要說，在他未轉變之前，他是站在從封建思想裏解放下來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立場上在客觀的描寫一切戀愛事件，在五四兩性解放運動初期所產生的。

註三十三：參看冲積期化石，愛之焦點，雪的除夕。

註三十四：參看雙曲線與漸近線，約檀河之水。

註三十五：參看冲積期化石 P. 56, 59, ……。

在他的戀愛小說之中，依我的主見，還是公債委員與苔莉兩篇比較的可有意義，技巧當然是以最後的幸福為最好。因為是：公債委員一篇的後部，還可以使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影響於戀愛的關係究竟怎樣，

苔莉裏的克歐是具體的代表了從封建思想裏解放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戀愛問題的內心的衝突；最後的幸福技巧的好處，尤其是在描寫從封建思想裏解放出來的女性的性的煩悶，以及生理心理雙方發展的過程的深刻；短篇，在技巧方面當然也有幾篇是很好的……

張資平先生是以他的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的小說有名於時的，可是，在我認為滿意的並不是他的風行的戀愛小說，而是他描寫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生活狀態，以及在現在經濟制度底下掙扎生活着的苦痛的描寫（36）的幾篇。這幾篇裏面的主人公有一致的性格，男的是異常的吝嗇，女的也完全是所謂在經濟關係以外的賢妻良母。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自利自私（37）的人物，尤其是男性主人公。這都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高度時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必然的影響，張資平先生是很深刻的把其間的奇形怪狀描寫了出來了。敬愛的足下，假使你要讀一點比較有意義的

小說，我想你還是讀張資平先生的這一類的著作好。裏面有兩篇的情調是特別不同的，就是植樹節一篇描寫了資本主義底下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在病中的絕望，是塗滿了陰闇的調子。還有一篇是兵荒，這是描寫在亂戰時代的恐怖生活的，他活畫出在戰亂時代小有產者的醜態，真個是令人叫絕。這一篇的內容很和葉聖陶的潘先生在難中相似，一樣的是描寫智識分子的。假使兩篇並讀那是很有意思的，技巧當然是各自不同。失業的悲哀『命運』的不濟，在他的這一類的著作裏，也是盡量的描寫了，至於過去幾年的舊軍閥統治時代底下的教育情形，我們也可從裏面看到一個輪廓。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在這個時代真是百事哀囀……

註三十六：指雪的除夕，百事哀，My better half，植樹節，寒流，

兵荒，冰河時代七篇。

註三十七：其他的各篇，如澄清村描寫農村的教育事件，末目的受審

判者寫兩個不幸的女性，……也都很好，不過，在這裏，我認爲沒有再說的必要了。

然而，張資平先生現在是轉換了方向了。以對於青年讀者有恁大的影響的張資平先生而轉變他的方向，朝着大多數的被壓迫者方面走來，這自然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事。我是很能相信，在張資平先生的面前，不久是定會有一個擴大的新的局面產生出來的。

至於張資平先生轉換方向初期的創作，要嚴格的說來，是還不能令我們滿意的。他還沒有把握得普羅的階級的意識。雖然他的近著的背景是革命時代，雖然他對政治憤慨到十二分，雖然他也在曝露……但是張資平先生，他還是站在進步的小市民的立場上在發着牢騷，他並沒有站在新的立場上來說話。他的最近的長篇(38)如此，幾個短篇(39)也同樣的是如此。而且很多的地方所表現的依舊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感情的衝動……

這是沒有辦法的，澈底的轉換過來，尤其是從過去的張資平先生的立場轉換過來，那是必然的要經過不少的困難。每個從小資產階級轉換過來的作家都曾經過這個階級，張資平先生當然是不能獨爲例外的。我對於張資平先生的這種病態並不表示失望。我認爲是必然的過程，我所希望的，就是張資平先生能努力的克服殘餘的小資產階級的病態，以及個人主義的情緒，努力的去把握普羅的階級的意識，這樣，是必然有一天能澈底轉換過來的(40)……

註三十八：如柘榴花，青春。

註三十九：如在上海，如寒夜。

註四十：他的技巧方面還有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回憶的聯想的地方太多，有時夾叙得異常的煩複，這很足以破壞全篇的統一性，

約伯之淚就是其一。



## 張資平先生的寫實小說

侍  
析

十個月以前，我曾寫了一篇文章，論中國文壇上寫實的新傾向；因為是遍及了好多位作家，所以那篇文章便也尋不出適當發表的地方。稿件在投出去的四五個月之後，原樣地退回來了。自然，再重看一次便覺得自己有了很不少底錯誤，絕沒有再想發表的勇氣了。

現在的這一篇文字是根據前文的一小部份而改寫了的。偶然在朋友處，看見一本樂羣，從它的廣告上知道張先生正在出小說集，以現今中國文壇薄弱底情形看，那些東西未必就少有讀者。我這對於張先生小說的短底觀察，若能作爲那些比我更年青比我的鑑賞文藝的能力更低弱底讀者們的一點參考，那我這篇文章便算是達到最高底奢望了。

第一我先想說出來的是，張先生小說的最大部份——或者，至少是他

底稍長底小說，如苔莉，飛絮，最後的幸福等，是寫實底作品。作品事實的本身，是無法定它爲浪漫底或是寫實底，我們唯一的標準，便是作者寫作的態度。我之斷定張先生的小說爲寫實底，便是以此爲立腳點。讀完了他幾本稍長底小說，連續着所給我們的一種總概念是：我們這位作者的態度是有意地要揭破戀愛的醜惡。他的那種對於人性內在底典性慾底軟弱之不肯維護與容赦，使他的作品帶有了極顯著底寫實色彩。

也是在前邊所提起的同一本的樂羣上，作者在編後上說，他既往的作品全是「浪漫的」。從這種作者錯誤底自表看來，我們可以斷定以前這位作家創作底態度，全是在於不自覺中。作家的任務是：把自己所切要表現的，隨着自己的心情表現出來；至於它的結果是成爲浪漫底，或是寫實底，或是理想底，作者可以無須問及。就是作者對於自己創作底態度完全不自覺，那也絕沒有什麼稀奇而可驚異的。不過，當於一位作家在連續的

幾冊小說中，只是稍遷換了一些事實，而表現出同一的觀念，這時作者的態度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無意的，而他創作的態度若仍是在於不自覺中的時候，我們除去根本否定他文字所表現的意義外，再也尋不出可以解釋的方法了。

寫實主義文學是挖掘現實，浪漫主義文學是美化現實，理想主義文學是棄絕現實，各自雖有各自的長所與短處，而容易毀壞了文藝的本體的，容易走入於極端底病態的，不能不說是首推寫實文學了。它的病的來源是這樣的，最多底現實是平凡的，而平凡底事實大多不適於文藝的取材，所以要找尋現實中之極端底事實，對於極端底事實，還仍是不覺着滿足的時候，他更須把它誇大了，把它矯飾了；並且那位作家若再是一位固執底偏見的領有者或根本是一位神經不健全底人，那時所產出的作品，不但不能顯示了現實，而只是暴露出作者自己的病態。在相當底限度上，我們的這

位作家張資平先生是這樣的。他是站在寫實的最危險底線上，他的文字是帶有最濃厚底病底色彩。我們看，張先生作品中的人物哪一個不是病態的，他作品中的事實哪一件不是特例的，誰能承認他的取材是出於現實的平凡生活中？至少，他的取材是出自少數特殊中，而並且是經過一翻誇張的了。

病底色彩的文學，雖是偏激的，而最有傳染性。它的藝術越完整，而它的傳染性也越大。讀者們在不知不覺間，就要受了它的染化。這也便是說，讀者們帶上了與作者同一顏色的眼鏡了。關於描寫病性慾的文學之於青年更是這樣，所以我想，對於那些讀張先生小說的青年們，提醒了這一點，是很有必要。我不是說作者的那種對於人性黑暗面與性慾黑暗面的觀察完全是荒謬或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我們承認那是可能的，那也是些極少數的例外。至少精神健康底人們不是那樣的。

逼迫着一位作家描寫出病態的作品的的原因，我們可以尋出好多種解釋，但是那些解釋都可以從作者的本身尋出來。「書是人」這一種話，雖然已經被人們聽得煩厭了，但裏邊實是包含着永久底真理。我們無論讀哪一本文藝作品，從每一頁裏，每一行句間，都無疑地可以看出作者的面影。我們從飛絮以後的幾本長篇小說中，所看出來的裏邊的作者，敢斷定他是一位性慾病態的人。我們若再考察他一部份短篇小說，那時我們這位作家的面影，是一個男性過強而具有殘酷天性的人；就是當於他自己在表白懺悔的時候，我們都看不出這位作家的可愛處。使一個作家寫出了某種作品，自然是他的生活環境應負一部份責任，而最主要點還是在於作家的人性。因為他是帶上了一對黑墨眼鏡，他的觀察外界也就不會光明，以文藝的外形反映出來也便更是黑暗了。

想以張先生的作品證實這一點是很容易，因為他取材的範圍，變化是

很少的。他的取材可以總起來分爲兩類：一是描寫一位男性家庭的暴君對於妻子的殘酷；一是描寫青年男女間的性慾的葛藤。當然，除去這兩種描寫也並不是絕無例外了，而說這兩種取材是占了張先生作品的大部份，是不錯誤的。在第一類中，那位家庭的暴君的模特兒，無疑是作者的自身。

縱然我們就是豫想他的取材是已經經過誇張與修飾了的，但無論如何那位主人公是使人厭棄。讀過他那些小說的人們，一定還可以回想得出來，那位暴君是多麼殘酷啊！在第二類中，我們不能斷定書中的哪一位主人公是有作者自身的成份存在着，這種尋求是無味而且不必要，但是從書中事實的佈置與文句間，作者的個性仍是十二分地顯現出來。他書中的人物，一種最主要底根性便是「自私」！當於他們再到了性慾高漲的時候，那些人們看着不過只是些具有人體的下等獸類而已。所以在他們之間沒有愛，只是性慾，爲着性慾連姊妹的情義也不顧，聲言「斃敵」！「斃敵」這兩字

是多麼怕人而醜惡呀，當於用在兩個青年姊妹之間？作者大概是喜歡用這兩個怕人底字，所以竟在書中用了許多處；這一類使人黑暗化的名詞，也還很有，但我實怕再引用了，關於他書中那些醜惡底事實，我想也無需再引用與解釋了，以上所說了的這些，是足夠了。我現在只留下一個問題，讀者諸君自己去思索吧。便是，產生了這些異樣變態的孩子們的母親，應當是怎樣底一個人？

不過，無論是怎樣一位黑暗底人，他的天性也時時是要競爭着閃射些微光，這樣底微光，在作品中也同樣是常常出現的。當於一位作家發射出這樣微光的時候，是他生命的轉機來了，在同時若有一位尖銳眼光的人能夠在旁邊提醒他，那位作家一定會開展出一條新路來。當於張先生還沒有發表飛絮之前，他的短篇小說已有了要揭破男女戀愛的黑面的傾向，他的公債委員大概就是這種轉變時候的作品，可惜並沒有許多讀者們留意它，

不過在那一篇裏作者的靈魂確實是閃了一閃。我是說的那篇小說的最後，那位書中的女主人公（？）得了重病了，她的不合法的男人（書中的男主角）有一天冒着寒冷底風雪，去替她買藥尋醫生。在大雪的路上他有些懺悔了，已經知道她是不可再治，一切的痛苦與悔恨逼迫着他的良心閃了光，他不自知地便跪在雪路上！讀到這裏，我的眼前雖起了明晰底圖畫，我清楚地看見，作者的自身是跪在那裏。我說那時是張先生的轉機，不幸沒有讀者曾注意到，更沒有人肯給作者一點暗示，所以他繼續下去了，連着寫了三四部黑暗底小說。

關於張先生有一點不解處，我想寫在這裏。挖掘現實的黑暗的人們，唯一的藉口是說他在於不能避免。大概也只有這種理由，是使人們無法責難的。至於張先生呢，他在一二年之內，創作出三四本小說，而這些小說中的取材，大抵是相彷彿的，作家的最終的目的，又是同一的。換一句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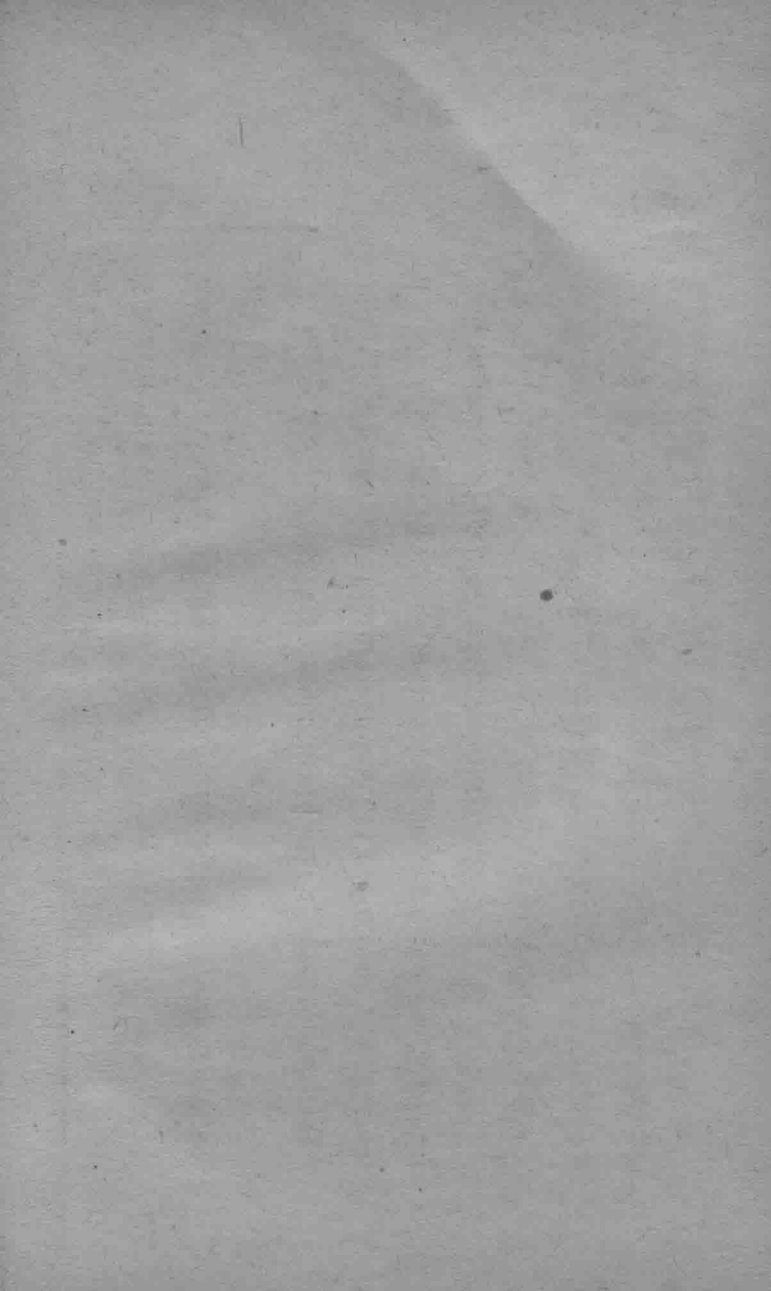


說，作者只是把人物的名姓改了改，把事實的佈置改了改，而把同一整個的東西演了三四次。其實作者只寫出一部來，其餘的書便沒有非再寫不可的必要了，而他們這些翻來覆去地寫了，這讓我們對於作者藝術的良心怎樣解釋呢？

最終，關於張先生寫作的藝術，只想說一兩句。他操縱文字的能力，雖比一般作家稍強了些，但同樣也是不成熟的。他的最大底缺點便是不簡潔，特別是描寫性慾的章節他甚至於使你煩厭地重複地寫，有些時候我簡直疑惑莫非作者是有意地爲鼓勵讀者們而那樣的麼。

一九二八年三月

——絲語——



## 張資平氏的戀愛小說

默之

新近因了某種機會，有暇讀小說，其中以張資平氏的作品讀得比較的多。

在氏的多量作品中，我所讀過的是飛絮，不平衡的偶力，公債委員，小兄妹，三七晚上，性的等分線，銀躑躅，約伯之淚，兩人，扣拉沙（Clara）九種。除小兄妹，三七晚上，銀躑躅三種外，其餘五六種都是氏所得意的戀愛小說。試就這六篇來略抒我的讀後感。

氏的性慾描寫雖有些挑撥性，却是不像同社的郁達夫氏來得露骨。用筆簡淨，在當代作家中，筆端的無滯氣，措詞的無累語，恐怕要推氏爲數一數二的人了。最可愛的，是作中會話的流利而且有力。在氏的各作中，會話似乎真個是會話，不是別種體式的文字。

就結構上說，我以為不平衡的偶力，性的等分線，扣拉沙三種很好，都確是短篇的章法。公債委員似嫌散漫一些，兩人和約伯之淚也似無甚特色。飛絮是算長篇的，前半也覺得不十分緊飭，末後數章，急轉直下，却是以振起全體。

至於各作所用的題材，似乎有幾個共通點可舉：

(一)有夫之婦的戀愛 上面六篇之中，有三篇都是用着這類的題材的。不平衡的偶力中的吳玉蘭，性的等分線中的明端，委員公債中的阿歡，都是有丈夫的女性。

(二)師弟的戀愛 約伯之淚中高教授是師，璉珊是弟子。性的等分線中他(男主人公)是師，明端是弟子。扣拉沙中文如是師，靜媛是弟子。兩人則是一般的師對女弟子的相思。

(三)意外的受孕發覺 在戀愛小說中，受孕原是應有的不足奇的題

材，但氏的用這題材，却有共通的地方，在上舉的六篇之中，除飛絮中雲姨的受孕不直接明寫外，氏曾有兩篇用這題材的。一是飛絮，一是扣拉沙，這兩處題材，幾乎一式一樣。飛絮中的女主人公從另一男子受了孕，嫁後才一月就患起病來，醫生診察的結果，說是懷着三個月的孕了。弄得本夫不懂。扣拉沙中的靜媛從禮江受了孕，在茶肆中病倒了，醫生診察的結果，說患的是流產，受胎三個月了，弄得真正的情人文如大驚。

(四)女性追逐男性的性行爲 這也許是氏的女性觀罷，氏作中男女戀愛的經過，有個很可注目的共同點，就是戀愛進行到了緊要關頭，都是女性追逐或俯就男性的。兩人中不涉及實際的性行爲，約伯之淚中除有一次握手外也不曾記得有什麼，姑且不論。不平衡的偶力中玉蘭叫均衡到別莊遊玩以及叫他同睡在竹席上，性的等分線中明端寫信約他(男主人公)在T車站相會，公債委員中阿歡留陳仲章夜話，及於陳仲章在浴室時推門進去

，都是女性追逐男性的性欲。試具體地從作中舉幾個例證於下：

『你坐下來罷，竹席子上涼爽得很呢』。她一面扇着采青，一面說。

『夜深了，我回去罷。』他還是戰戰兢兢的對她不敢有所表示。

『還早呢，再談一忽罷。我一個人寂寞得很，你就在這裏睡罷，在她（指女孩采青）的爸爸的鋪上睡在外廳裏。我們都是老人家了，還怕外人疑我們不正經嗎。哈哈！』她說了後笑了。

——不平衡的偶力——

『真對你不起了，這樣晚還沒有把你放回去。』阿歡說了後笑了。

『早晚回去都是一樣的，又沒有誰在等候我。』仲章故意說笑般的試探阿歡的意思。

『夜晚上一個人很寂寞罷。』

『很寂寞的……』

『怪可憐的。』阿歡把身體歪靠過來表示對仲章表同情。

.....

仲章才跳進磁盆裏，又聽見阿歡站在浴室門首的聲音。

『我進來使得？陳先生？』

不待仲章的回答，阿歡笑嘻嘻走進來了。仲章蹲在磁盆的一隅，只癡望着阿歡發呆。

——公債委員——

這是性的爛熟的徵候。上面所舉的女性，都是有夫之婦，也許會有這追逐式的性欲現象，不是十分不合理的事。但我覺得特別可注意的，不但上三篇以有夫之婦為題材的作品如是，就是以處女為題材的作品，也是如是。扣拉沙中已被禮江污了貞操的靜媛，在到旅館去汽車中用言語挑誘文

如，因為她已不是處女了，暫且不去說他。其為處女時對於禮江無禮舉動的容許，就可作由女性招惹男性看。又不平衡的偶力第二節，記着玉蘭尙為處女時和均衡的接吻，也是自己尋上去的，其經過和扣拉沙中的靜媛對於禮江，幾乎完全一樣。試把二者來一對照：

『你惱了我嗎？我就說錯了話，你也得讓我改過。』

『我們始終要離開的。』感情脆弱的均衡在她面前掉下淚來了。

『對不起你了，均衡！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思念你，不過婚姻大事，也得讓我多想一二日，是不是？』

『……』均衡還是沉默着。

『那晚上說的話，我取消罷，我們講和罷，我們要和從前一樣的好。不然，他們要笑話。』她一邊說，一邊伸出雙手來給他。她的雙腕張開着，像想把他擁抱的樣子。又像希望他枕到胸上來的樣子。這時候他是



塊鐵片，她是個大磁石，他給她吸住了，祇一瞬間，她的頭部靠在他的左肩了。同時兩人高溫的柔滑的舌尖相接觸了。

——不平衡的偶力——

『昨夜上真對不住你了！望你恕我的唐突。』禮江望着林昭下去後，忙向靜媛鞠躬。

『沒有甚麼？我一點不覺甚麼！還是我錯了，使你太難受了，你惱了嗎？我接了你的信，我真擔心死了，望不得快點來看你。你是性質很感傷的，我真怕你有甚麼意外……好了，現在好了。』

『……』禮江祇低着頭，覺得要說的話都給她說完了。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沒有睡，我覺得太不近人情了。使你太難過了。』

『那裏！我覺得對你太無禮了。也沒有睡着。』

他們在電光中互望着各人的蒼白的臉。

『我們莫再記憶昨晚上的事吧！我們來講和吧！』靜媛微笑着伸出她雙手來。

他站不住了。跪倒在她的裙下了。他的頭像受了磁石的吸引，緊緊的枕在她的軟骨的胸部。她的處女之香——有醇分的呼吸吹到他臉上來了。他的唇忽然的感着一種溫暖的柔滑的不可言喻的微妙的感觸。

——扣拉沙——

其他飛絮中雲姨之子梅君，公債委員中玉蓮之於陳仲章，亦都有着俯就或追逐的態度。

『媽到親戚家裏去了，沒有這麼快回來。弟弟也到同學那邊玩去了，你就進來坐一忽罷。』

陳仲章雖然跟着玉蓮走進書房裏來了，但坐在一個矮凳上臉色蒼白的

全身索索打抖，像忽然發了急性的瘧病。

『你身體不好嗎？』玉蓮望着他笑。

『沒有甚麼，到你這裏來才這個樣子的。』

『你害怕嗎？』

『不是害怕。但到你這裏來總有點不安心。』

『你喝點葡萄酒吧，我買了一瓶葡萄酒。……你不要害怕，媽媽不到十點鐘不得回來。弟弟沒有人去他是不會回來的，小孩子總喜歡玩。』

——公債委員——

『……她像在性的煩悶中，時時對我示意，在S市時，就對我示意。但我終把她敷衍過去了。譬如我和她由S市一路同船同車回來，在船車中她不知對我演了多少次的性的誘惑的示意。在旅館裏同住了一個房子裏，但不同床。她又常坐到我床上來。但我終不爲她所動……』

「……昨晚她像沒有睡着，不知甚麼時候就起來了的。我出來到便所的時候，她靠着廊柱，凝望冷月。在月色中的她的臉色更蒼白得可怕。她看我出來了，很高興的招呼我。臉上的煩悶之色也消失了。她趕上到便所門口來。「我想到外面散散步去，一個人有點害怕，你可以伴我走走嗎？」我不能拒絕她，只得跟了她出去。……她只管問我有甚麼方便的地方可以歇歇的沒有。她是暗示我替她找幽媾的場所。我祇把她敷衍過去了……」

寫處女的性欲，而有這樣的衝動性，追逐性，是否合理，姑且不論，而風格的重覆平板，實足使讀者覺得單調雷同。蕭伯訥在人與超人裏，也曾使女主人公追逐男主人公，而且用了熱烈的氣勢多方包圍，卒使男主人公屈伏。蕭信奉叔本華的意志哲學，認女性是自然意志的化身，男子只是授精的奴僕，人與超人中，自有其一流的人生觀。氏在六短篇中，描寫女

性，幾乎都有這同樣的型式，也許不是偶然的根因於氏所特有的女性觀的罷。

信筆寫來，不覺言之長了。我在氏的作品中，所愛的是文筆的無渣滓，尤其是會話上的技巧。至於題材，依上四種的共同點，似乎單調平板無變化，而第四項尤甚。戀愛自古稱為描寫不盡的大材料，原是寫不舊的東西。氏的作品很豐富，我所經眼的幾篇，或許只是未及一半的一部分，但就這幾篇說，戀愛似乎已被氏寫舊了。

十五年八月作於上海旅次。



青  
春

汪儷然

張資平是一個少男少女的作家，他的戀愛小說是最合少男少女底脾胃的東西。

據說張資平底小說現在已經做得不新鮮了，因為做來做去，換不出新花樣來；其實，拿戀愛做中心來寫小說，要寫得新鮮些是不難的：只須把結構和人物常常變換就可以。但是假使每部小說底結構都大同小異，每部小說底人物也都大同小異，那就自然新鮮不起來。而且這樣的小說做多了，就要像是糕餅司務做糕餅，「一個模子裏出來的」。

固然，每個作家都有他的個性，他所創造出來的人物總有些相同的地方。但假使本本底主人翁都是同一樣的人物，那就未免要使讀者感覺到單調吧；假使結構又往往趨於同一個方式，那末作品就更顯得單調了。如果

作者是肯努力創造的人，他必定會努力去創造各種型式的人物，這樣，作者當然要辛辛苦苦些，可是成績却要好些。

張資平小說裏的主人翁總是一個女性，小說裏的故事總是這個女性底戀愛生活，而這個女性又總是一個都會裏的少女：早熟的，肉感的，性衝動強烈的。她們總是喜歡享樂的生活，喜歡壯美的男子，因為感情底豐富，舉動常常受感情底驅使，不由理智出發，結果就演出悲劇。所以張資平底小說結局總是悲劇的。悲劇底結局固然是比喜劇的「大團圓」來得藝術化些，可是，我們覺得有些悲劇的結局是悲得勉強，並不是必然的悲劇。

用這樣的女性來做中心的小說自然很容易引起讀者底同情，其實是：這樣的女性雖然有好些弱點，然而男性的讀者決不會深惡而痛絕她們。尤其是那些佔讀者之大部份底少男，他們往往會很愛慕小說中的這種女性。



至於女性的讀者呢，（請讀本文的女性讀者們饒恕我），因為書中女主人翁底性格的確很有些地方像她們自己的性格，而書中女主人翁底希冀和慾望亦每每與她們自己的希冀和慾望相仿，（或竟是相同），所以她們對於女主人翁往往感情豐富地加以同情。書中的這種女性原不是健全的女性，可是讀者們底同情却並不因此而減少。

總之，張資平所用為中心人物的女性都是一種最易博取同情的女性。以這種型式的女性做中心的小說很容易得到許多讀者，但是容易成為一種藝術成分稀薄的作品。

「青春」，這又是一本張資平式的小說，中心的人物仍然是一個享受都會生活的少女，（大學校底女生弈芳，仍然是一個虛榮心重，性衝動強的女性。爲了要找求滿意的對象，結果演了悲劇，從另一觀點看來，也許不是悲劇），這位女性，名字是改過了，但仍舊是熟面孔。

故事底大概是這樣：某大學的政治科學生白君展，是學生會底主席兼某機關底祕書，他愛上了女同學弈芳，因為她會跳舞能演劇，是「一個長身玉立的美人」。她亦愛他，因為他是個有地位的人，雖然容貌不漂亮却不要緊，以後他們結婚了。租了一所小洋房開始過小家庭生活。但是，「出乎他的意外的就是結婚後的他倆的生活異常的平凡，她跟着時日的經過對家庭也愈覺厭倦」。兩三個月後，政治狀況改變了，他的官缺掉了，「弈芳也就漸漸地看不起他了」。他們倆的孩子生出來之後，不久就死了，兩人愈加冷淡。她常常獨自出去，幾天不回家，他後來在無意中發現她已經加入新劇團去演新劇，結果他們雙方同意的離異了，他仍舊搬到學校去住，於是懺悔起來發奮起來，要「到民衆中去吧」。至於她呢，和他脫離之後，就與公共演藝場底T藝術部長同居了。T是一個美男子，她對T暫時覺得滿意，但在她會見政治部主任何清之後，她的感想是：「T的確比

何主任漂亮，但是他太沒有錢了，我的對象最少要能備汽車給自己坐的才好。」何主任是有汽車坐的，她就與何主任發生關係了。T知道他們的事情以後，非常氣憤，想用手槍打死何主任，但是他覺悟了，他也懺悔了，他說：我險些因戀愛而忘掉了我的革命的責任，現在感謝你們，你們終喚醒了我的迷夢。」他們就此分手，弈芳與何主任同居之後。亦是暫是滿意，但後來「覺得何清雖然是有真牌武裝同志爲後盾的假武裝同志，但假的到底是假的，還是做真牌武裝同志的狗。自己又看錯了人，走錯了路了。」政局又改變了，何主任逃走，弈芳不久又和一個團長發生了關係，拿她的肉體去換錢，以後她爲了錢常常換她的情人。某次她看見了她弟弟和T，知道他們是在爲革命努力，他們勸她幫忙，她答應了，故事的結局是：她因瘡毒而死，T及她弟弟都被殺了。

故事似乎是複雜的，其實却並不複雜。因爲可以用公式來表明，就

是：甲愛乙——愛丙——愛丁——愛戊。甲底生活是向下的到了最低下的時候，她的心理和行爲起了一個大變動，於是到 *Le Climax*，而故事終止。這個公式很可以作想做戀愛小說的人底參考。

作者底風格是流利的。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便於閱讀的，但是，在這本小說裏，人物底個性都並不怎樣顯明。比較起來，弈芳和T寫得好些，不過弈芳到後來底轉變却有點突然。而她的命運雖然可以引起讀者底同情，却不很 *Convincing*。T的個性寫得很有力，可是他後來的慨然擺脫和努力革命，却與他以前的行爲（奉承他的上司何主任等等）衝突了。作者似乎想寫一些現在的革命青年，我們不知道他的態度如何，但是他所寫的革命青年如君展，T，何清，等人，都不是健全的革命青年，都不是現在的革命青年底代表。

在技巧方面，作者又犯了一些錯處。例如，在第九段，有這樣的一

句：

君展過後，才打聽出弈芳和自己離異後的生活經過來。（五十九頁）

以下作者就敘述弈芳和王及何清等人底生活，這是可以的；但是他竟寫出他們的心理，不但寫出他們的心理，而且寫出他們想到別人底心理，這，這可是不合理了。請問，別人底心理君展怎樣能夠「打聽」得出來？作者顯然是把君展當作一個無所不知的萬能博士了。這樣的錯誤是很普遍的。可是老作家如張資平先生却不該有這樣的錯誤。其實，我想何必要加上那一句呢，如果去掉這一句，這個毛病就免去了！上下文也不會沒有聯絡，何況全篇實在寫得並不十分緊密，讀者底注意點屢次要改換，因為作者忽而抓住這個寫，忽而又抓住那一個人寫，沒有拖住一個人來做一個根本的敘述點，所以結構有些紛亂。

還有一件小事情，這也是張資平底老毛病，書中的要人君展是有姓的

他姓白，弈芳却沒有姓了。T呢，姓名都不完全，T是個外國字，他的名字一定不會是T，單單在姓名這方面，就有這些變化。這自然顯出作者具有匠心。但是，未免不一致了，（我可不是頭腦封建，主張小說裏的人都須有姓有名，這是要聲明的）。

## 「愛力圈外」

雲屏

「愛力圈外」，這部書，也是純以『……角的戀愛』爲中心題材，描寫中國一般比較上層的，家庭，他們的新型——資本主義傾向式——的兒女，和封建殘餘的諸種關係作戰。這種衝突，在中國社會，無論都會與鄉村都有，都在畸形的銳化着；所以張氏的小說，非但青年中學生，大學生——；連太太，小姐，少奶奶也愛讀着，是莫非無故的。再加上適當沉悶時代，張氏的作品往往於愛的糾紛裏，帶着些肉的關係，這就是風行一時的原故。

愛力圈外，是一部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其實中間的事蹟是一個名門宦家有兩個女兒，大的女兒名梅筠，小的女兒名菊筠，這部小說，便以菊筠自己第一人稱寫的——梅筠嫁給柯名鴻，菊筠招梁卓民爲婿，柯梁二人

，都是留學生。梅筠因和名鴻的家庭翁姑之間發生了衝突，離了婚，却和菊筠的丈夫卓民戀愛，菊筠非常痛苦。便和她的下人，顏篠橋相交逃走，另組家庭，受了些經濟上的壓迫，顏篠橋革命去了，菊筠在鄉做小學教員，而聽到梅筠已重返柯家，名鴻因了女人——梅筠——和內閣首班的關係，得了外交總長之職，而卓民因了與梅筠的關係，也得放做某國的公使。事情就在這裏停止了。

張氏能以這樣簡單的事情寫成十餘萬字的長篇，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技巧，他在許多方面，表示書中的主人公菊筠的思想與行動，以及書中其他各人均有明確的輪廓，使讀者感覺得全書的時代性和各個的個性，都是一致在那種環境和情形中的人物而不相悖。

還有許多思想，又表現着今代思想的移動，提出了當前的問題，如「我想，一個女子如果能夠一年換一個丈夫，那才有趣啊，十年，二十年儘



守着一個男人，多麼沒意思，一定會討厭的。」

「那樣不行吧。」

「我想，沒有什麼不可以。討厭了，不離開怎麼樣呢？」

「但是世間從未曾見過有這樣的女人吧。」

「世間的人都是戴着假面。我想，無論那一家的大太太，沒有不在後悔的。」

——這個，的確指出了現代的人，無論男女，都在苦悶，厭倦，而做出那樣的行動。最後，更提出了「但是有了小孩子怎麼着呢？小孩子不是每年要換一個爸爸麼？」這裏雖然提出了生育問題，可是僅止於沒解決的「每年要換一個爸爸麼？」的疑問。不在作更深一層的解答了。

又叫出她們向封建家庭的父母要求個人自由的呼聲道。

「我想代表現代年輕的女兒們，向做父母的人們請願——你們要相信

我們年輕人——你們要給我們自由和自主，不要當我們是種木偶！你們不要忘記了你們的年輕時代！」

所以，一夫一婦，也便是應有的主張：「不管世界怎麼樣，我的要求是：做我丈夫的人從他的小孩時代起就該屬給我的。」

可是結果，中間的各個人，却都不能不和兩個以上的人發生性的關係。這是沒有辦法的。

梅筠是竭力反對着大家庭的，她只知有丈夫，她主張夫婦之間不應把一些兒利益爲了翁姑犧牲。她對她的翁姑道：

「請你們規定一個時間！要和名鴻談話，請規定一個時間！除規定的時間外，請不要隨便到我們房裏來！」

老夫妻聽見這話，真駭得什麼似的。

「但是名鴻是我的兒子喇！」

「我知道他是你的兒子！不過你們不要忘記了他是我的丈夫！」

「做媳婦的人該奉侍公公婆婆的，你不懂得麼？」

「在我沒有這樣的義務。我只知道和丈夫相愛，和丈夫兩個人組織家庭。我對翁姑可以盡我的好意，但不能讓翁姑侵害了我的家庭！」

「如果是丈夫的負債，還可以代想想法。公姑的負債，當然不能負責的了。」

這裏雖說形容過火，可是在文辭上是不能不誇張地講着的。

她對丈夫說：「你自己沒有覺着吧，你是想博得孝子之名，把妻子來做犧牲的！……」

結果，她終於斷然的和名鴻絕了夫妻的關係而大歸於家。

於是，這邊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便是梅筠侵佔了菊筠的禁戀，梅筠戀愛了菊筠的丈夫卓民，而且有了身孕了。

她憤恨的要想把他們幹的宣佈出去，可是又經不起她父親和母親的門閥場檯，而且必致於梅筠自殺，同時梅筠腹中的嬰兒也須跟着死亡，梅筠死了，她的丈夫也必因對不起梅筠之死而自殺，同時，愛重名譽的老父也必不能活下去。老父死了，母親還會活麼，這樣，她就想「犧牲吧，還是我一個人犧牲吧。」可是她又一想，她又想緊抱着爲人妻的權利，她決不肯放鬆一點，她以爲她那種犧牲自己滿足別人不端(?)的行爲，只是從前在學校裏所受的良妻賢母的教育所生的產物，是一種愚事。她還想愛她的丈夫，她想防止他們的相愛，可是實際上已是辦不到的事，結果，她感到青春的不能久駐，她便和她的下人顏篠橋發生了關係，「我以爲和篠橋發生關係是向丈夫復了仇，心頭感着一種不可言喻的痛快。」她們私奔到

各處過着極度的放蕩的生活，她勇糾糾地「報章對於我和篠橋的關係批評說，是家庭的罪惡，要這樣說也可以說得過去。又有說是丈夫的罪惡，這當然是更說得過去。有些知名的女子教育家們却異口同聲地攻擊我，攻擊得極其厲害，說我沒有半點修養，說我思想過激，說我忘了婦道，說我無隱忍之德，說我賦有淫奔的性格；我聽見唯有好笑。……他們無論如何地批評我，如何地非難我，我都可當耳傍風，置之不理。不過我要向大家申明一句話，即是：我是人類！」她更進一步，「我不單叛逆了丈夫，更叛逆了良心。凡是主張良心的人，我都向他反抗了。」

但是，愛情不會常在高度的怒潮中，不會常在熊熊的烈焰中，她和篠橋的生活，也漸趨落於平凡的境地了。「篠橋在不住地歎息。我怕他疑心我變了心，故意自動的更熱烈的去撫愛他，擁抱他。的確，我也感覺着我倆的性生活一天天地趨於平凡了。爲要撫慰他，我對他表示了許多從來連

對卓民都未表示過的可恥的動作。但過後，愈感着我們生活的倦疲。」

後來，篠橋要想革命了，他對菊筠說，「我也不願意和你離開，不過處在這樣的社會上，我是再找不出出路來了。儘和你相守着，遲早還是要歸於淪滅。」篠橋和菊筠分手時說的是「……快則一二年，遲則三五年，我們再在新的社會裏相見吧，」看到這裏，我不覺有點意見：這書中的情節轉變得真快極了。

結果是，菊筠到鄉村做了小學教員。而這時，她的姊姊梅筠已還至柯家，柯名鴻做了外交次長，梁卓民做了公使。菊筠理想着，篠橋不久就會來打倒他們的。

綜看此書的全體，是寫着中國都會的上層新舊家庭的生活，而以愛的糾紛爲描寫之材料，結果歸到革命，趣味性極濃厚，可作一般人的良好讀物。

「明珠與黑炭」

丁 丁

這明珠與黑炭，是張資平的長篇創作，還是去年年底才脫稿而最近才出版的，發行者爲光明書局。

像這樣能努力創作，在中國現有的作家中，第一要算張資平了吧？我相信這樣一本一本的長篇創作，再沒有一個人會及得到他這麼豐富的。

用不到我來說。他是中國目前文壇上的名作家，他的作品，每本都很受讀者的歡迎，因爲他的作品，都能打動讀者的心弦。

大家都已曉得他作品的好處，所以不用我來爲他讚美。但是，爲了他的作品已經風行了，大家不會留心到他或有的毛病，所以我現在特地在這方面，提出一些意見，也指出一些忽略而筆誤的地方。

我先指出二點來。

『……你們無論如何可憐，也可憐不過我！我生下來才七十天就沒有母親，……』這是在原書第二頁第九行上的，而在第五十一頁第九行上起寫：『我在案前坐下來，想寫一封信，去報告家中。學校放了假，我打算到山去避暑，今年不回家來省視雙親了。』在這裏，『雙親』和上面的『沒有了母親』不是矛盾了嗎？

還有一點，在第三十七頁上有：『我和她的丈夫田仲香同在某省城的一家中學校教書，他擔任數學和物理，我擔任英文。』在八十九頁上又有：『仲陸的情人蔡瑜是高中的一年生……當然她的那一年級的英文也是由我擔任，』可是，在一百四十九頁上寫起：『她叫我 *MY LOVE*，而我叫她 *MY dear* 了。時髦則時髦矣，但是我們的英文程度，說老實話，僅僅夠讀中學二年級。』這不是很明顯的一點錯誤的地方嗎？那裏『僅僅夠讀中學二年級』，而能擔任中學的課程？而且已經說出過擔任高中一年的課



程了，所以他的『說老實話』無形中是在『說一句笑話』了。

在一部十多萬字的書裏，這樣二點小小的錯誤原不過滄海一粟，讀者也莫怪我有意吹毛求疵。我覺得讀者能精細地去看書，才對得住費心血的作者，而能把作者不經意錯誤之處指出，使作者能在再版時改正，却也是我們讀者應盡的義務。不知作者以爲然否？

至於我的一點小意見，就是張資平的文字是寫得很流暢，字句能寫得很通俗，很是平民化，可是，不時的夾用洋文——因爲我也不知純是英文否？——我覺得未免太賣野人頭了，中國的智識份子只占百分之幾，而識各種洋文的，那不知百分之幾中的百分之幾了，所以實用方面似乎不應該夾洋文，（理論的文字，有許多免不了原文的注釋，但創作的小說之類，我以爲大可免得。）何況，中國人對中國人，帶點擴大封建思想的民族立場的話，自家人，何必賣洋呢？

的確，我也時常聽到人說張資平專門寫三角戀愛小說，語氣裏往往帶有卑視的成份，因為說戀愛小說是濫調，是無聊，甚至於以為是『誨淫』但我却以為不盡然，不過也不用我做他律師來辯護，他自己的話很能表白了，看一百三十頁上寫出：『要你們——平日只管是哥呀，妹呀，珍重呀，努力呀地叫的俗不可耐的青年男女們一讀我的小說，才說是幾角戀愛的小說。你要知道 William Blake 所繪的熱烈地在擁抱着的兩性的畫面，是表現上帝和心的接觸；但是卑俗的觀者對它會發生猥褻之念。你們就是和那個卑俗的觀者相類似的人物了。』這倒是希望讀他小說的人留心一下的。

不過，在狂風暴雨的革命的現時代，我們總希望張資平動人的筆來多寫幾部時代的作品供獻給中國落寞的文壇。

在這裏，順帶向猶太人似的勢利的書賈說一聲，不要爲了張資平的小

說好銷路，要緊印，校對沒有仔細，錯字不知多多少少，看這本書裏有多少錯字呀。



## 轉變後之張資平氏的「長途」

皮凡

以寫三角戀愛的小說而著名的，並且得到了不少的性慾狂的青年學子們的敬仰的小說家張資平氏，在先前他一己的小說之風格，以及描寫的技巧，都有着與當代的其他小說家們大大不同的地方；但是並不是說他這便算是最特出的優美，也許還可以說是在許多的小說家之中，要算他是較為貧弱的，惡劣的一個。非但他的小說之形式上是如此，而內容也多是一些陳舊的，不足取的事實。

直至去年在他所主編的樂羣第一卷裏面（忘記在那一號了）。似乎他自己曉得他的作品之無生氣了，腐化了，落後了，並且又是在新興文藝蓬蓬勃勃的時期中，因之他曾一次宣言過，他將要把他一己的小說之形式與內容，澈底的變換過改善過。據他一己的意思，大概以為要這樣，才是所

謂進化了，轉變了吧。好的，我們試來一觀察觀察他最近的創作，便可以明瞭清楚的了。

只在最近的一年中，他已陸續出版的，有愛力圈外，愛之渦流，跳躍着的人們，及長途；（是否還有其他的創作，恕我不能詳知了！）所以他還可算現代中國的一個多產的作家，愛力圈外聽說寫得很好，但是我未曾拜讀過；愛之渦流和跳躍着的人們，同樣的，我也未曾拜讀過；這無他，原因是我向來沒有要讀第一流作家張資平氏的作品之勇氣和興趣吧了。可是，實在也湊巧得很，近日來沒有甚麼事情可做，閒着沒事，便想來讀一二部新近出版的小說，尤其是想讀一讀張資平氏的。因為看見他接二連三地刊行了一大堆作品，眼整裏似乎有點兒發癢；好在友人屠君的書架上有他的近作長途，毋須自己破鈔去買，便樂得順手拿過來一讀了。

讀，讀，讀了幾頁之後，似乎已沒有勇氣再讀下去了；頭腦裏只是迷惘然，真不曉得要怎樣才好！似這樣一個負有盛名的大小說家的作品，其描寫的技巧，竟會這樣的粗淺和生硬，簡直可以說爲不成熟，這不要使我大大的駭異嗎？

張氏的小說，向來是屬於寫實派小說之一種的；是以客觀的文筆而描寫心理現象的心理小說。比方他先前的苔莉，便是他一個代表的傑作。可是在他宣言轉變以後的長途，也還是保存着一些以前的老調，這就是使我大大失望的地方。像苔莉一樣的，從頭至尾，都是一些枯澀的心理描寫，使到全篇的技巧都太過單調；所以結局只給我們一個事實吧了，在我們的情感上，並沒有得到了甚麼快意或美感；其效果，只是等於我們讀了一部平凡的通俗小說所得到的效果而已。所以在技巧上，這不能算爲完美的成功。不過，苔莉在一般性慾狂熱的青年們，是一貼興奮劑，十分的適

合他們的胃口。而長途在這性慾一方面，似沒有甚麼描寫；然而在技巧上，也有了多少的毛病。而且文詞之不美麗，以及平淡無味，這也是張氏一個特出處哩。

在長途中，比方「因為父親病重了，母親自己寫了一封信去向阿姊討錢。阿姊回信來說，前兩個月才寄了十元，現在沒有錢了。丈夫雖然有錢，但不到她的手中，實在是有心無力……」和「涂震南是個半通不通的老童，讀書不成功，才學做生意的。」（照原文）這二段，看了後，我們便可以曉得張氏的文詞的大概了。自然還有許多，恕未能一一列舉出來！

隨後，還有一大段描寫涂震南做區署長的文字；描寫得又粗淺又落俗，真個不忍卒讀。諸如：「區署長卸任之後，他把那個「震南經眼」的小印和有街頭的燈籠都搬回店裏來。因為他的官癮沒有過足，回來店中後繼續着大做他的官樣文章，「切切此示」，「切切此批」的紙條貼滿了店



壁，弄得滿店的店員莫明其妙。」這一段的穿插，真是「何必多此一舉」呢！而且「切切此示」，「切切此批」的紙條貼滿了店壁這種事，可說連我也要覺得張氏寫得也是真莫明其妙！

「……碧雲在隔壁房裏聽見算盤子音彈得非常之響亮。隨後又聽見父親在喃喃大罵某某該殺，某某沒良心，欠他的賬，不還半個銅錢。」

「——總共丟掉三千六百十四元五角七分二厘一毫正。碧雲常聽見父親反覆念這個數目。她想這三千多塊錢便把父親激病了麼。」

以上這二段，在我也是覺得有點兒莫明其妙！

還有「涂媽聽碧雲把哥哥姊姊的來信念完了後，才知道人類是最醜惡的動物。她又想，人類何以比其他種動物特別醜惡呢，這完全是人類會使用金錢使然。」以一個鄉村老媽子的涂媽，居然會想到「人類何以比其他種動物特別醜惡呢，這完全是人類會使用金錢使然。」來，我以為不見得

吧？而且「比其他種動物」的「其他種」三個字，在文法上實在也奇妙得很！

在當涂媽下船的時候，（原書第二十八頁）。憑空加上了「……划子上」的客一個個爭先恐後地跳進去。他們都像以有這種特權——只有支那搭客才有出進這個貨艙口的特權——爲榮。其他強國人是決不敢進來的。」這一段，實在是太無理取鬧了，無原無故地把一些搭客們諷刺着咒罵着。這種無須乎的穿插以及諷刺，確是太無聊了，幼稚了！

以後還有許多十分粗淺的地方，所以當我讀至一半的時候，我好想把書丟下去不讀了；但是爲了好奇心所鼓舞，只得再硬着頭皮勉強讀下去。稍爲差強人意的，便是下半段比上半段描寫得似乎有力，而且成熟一點。

這本長途在描寫上既然沒有甚麼成功，現在我們再來觀察牠的內容吧。

。長途的內容，是寫一個鄉村少女，在革命勃盛的時期，同母親離開了家鄉，到H港找他一個做旅長太太的姊姊；但姊姊不大好好款待她們，因此碧雲（即鄉村少女的字。）不得已，而也是憤慨地，走到C城找他的哥哥去了，但哥哥又是這樣的困苦的；好在後來有一個同鄉的男子，介紹他在X軍後方辦事處當一名秘書。她雖然曉得不論如何自己是不能做一名秘書的，但是因為生活問題，只得硬着頭皮做下去；而他們的主任先生也不計較到這一點，他只是希望有一個少女做他的秘書便可以，不論她適合與否。後來，她們的主任調升為師長了，而碧雲已老早成為師長的外寵；但是這先為主任後為師長的，也早已有三妻四妾；又因不願同碧雲正式結婚，終於便和碧雲斷絕關係。碧雲離開師長再來C城，迫於衣食，便考進一家公司裏做一名女店員；湊巧公司裏面的辦事員吳興國是她先前在幼稚園時代的同學，而且是同鄉，來H港時又是與國同她們母女一道來

的。因此C城重遇，並且，碧雲又是一個被棄了的婦人，又二人都年紀輕的，便不知不覺地發生了另一種的情愛了。終於結合而爲露水夫妻。末後，興國又拋棄了碧雲，不願與碧雲正式結婚。待到碧雲覺察出男子都是要不得時，早已後悔太遲了。

像以上的事實，本是平凡不過的。而張氏的主要點，好似又是要寫我們這一個革命的混亂的時代之下的青年女子們的生活，尤其是那一些從鄉村少女一躍而爲女同志的一般女子們的奇遇；而且同時還想描摹了一些政治領袖污劣之處，諸如將款子儲藏外國銀行呀，招了幾個女子，不論她是否學識適合，來做自己的祕書呀等等。然而，在長途裏，我們只得到了一些無聊的咀咒，和這時代的一個迷茫的外型而已。人物也沒有一個寫得活躍一點，碧雲也是模糊的一個女子，興國也是模糊的一個青年，總之，全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影子而已。而且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白的

指示。

以全書來論，上半段較遜於下半段。描寫碧雲迴憶幼稚園時代的生活，寫得太不生動了，所以使人讀了似乎覺得那一段最好不要它。至於寫碧雲母女二人，離開了鄉村，起程往江港；這中途的一段，已經廢去了將近四十頁的篇幅，而且這一段又沒有甚麼的精采，所以真是太過浪費了篇幅，但是下半段，也不見得就是很好的；比方那最末的一段。陡然的寫起了十年之後的事情來，而且是臆斷的預言，這不免使讀者覺得太過於「突如其來」了。

★

★

★

★

★

★

總之，長途不是一篇了不得的作品；但也並不是一篇十分過不去的作品，因為無論如何張資平氏還是一個有經驗的作家哩。至於在內容上，

長途算是已有了轉變了，不過，在形式上，還是和沒有轉變以前的一般模樣！

## 評脫了軌道的星球

激厲

讀完了脫了軌道的星球，我認爲這是張資平的創作史上的新頁。

以自己爲題材的描寫努力地在暴露那過去的在轉變中的社會，其間，有時亦加入一點物觀的批判；或者，再加上一些作者自己認爲是適當的諷刺，這樣，便是一部脫了軌道的星球的內容。

用同一的方法和技術，寫這種類似的故事的，在過去有郭沫若氏的我的幼年和反前正後，這兩書在過去的文壇上曾激起巨大的反響。同時，作者郭沫若亦認爲這不過是他的偉大的計劃的開端，不幸，因政治方面和種種方面的關係，使郭氏無由將其繼續的歷史寫出獻給讀者；在此期間，抱着同樣偉大的計劃的張資平氏却將其『我的生涯』的第一部獻給讀者，這不能不說是幸事。

所謂『巨大的反響』對於郭氏的，更詳細的解釋說便是曾引起當時批評界的注意，綜計那些批評而加以歸納乃是一致的攻擊作者『英雄主義』的濃厚，事實上也實在如此，讀過我的幼年或是反正前後的人都可作實例的證明，然在脫了軌道的星球中，我個人所認為可贊揚的一點，便是作者已克服了這種傾向，剖解別人和社會處却多於個人的誇贊，這一點，張氏的態度是正確的，希望張氏能在以後的作品中永遠地把握着同樣的意識。因為如此，至少使作者文壇上面固有的地位得到了鞏固。

現在，要將上述的最後一句話加以解釋，欲說的他，則不得不從張氏的最早的創作講起。

凡是一個注意於新文壇的人，則沒有人不知張氏和多角戀愛的小說描寫結不解緣的。『在過去他發表的長篇創作固然都是關於戀愛的，就以他的三十六個短篇而論，而關於戀愛的也占了十六篇 再就他的創作的字數



去看，全量七十萬字之中，戀愛小說要占去五十五萬字』（見現代中國文學作家第二卷本頁）這是1921——1928期間的創作的概觀。

此後，因了新興文藝由於環境的需要而突起，張氏於是又寫了不少的『革命戀愛小說』，量一方面的增多是要使人咋舌的，雖然，在質的一方面是暴露了「千篇一律」的相似化。

由於時代的進展，張氏的小說在青年的心中的信仰是漸漸地低落了，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爲一大部分的苦悶青年已不是僅僅多角的戀愛，肉的喜劇所能慰藉的，他們的意識受了欺騙的刺激乃更闊大他的意識境地；另一部分青年，雖然也是苦悶的，但同時又是墮落的，他們也不是只在愛的小說中沈醉了，現在的都市是一天較一天的資本主義尖銳化，在這環境中，這部分的青年由於跳舞場，待合所，旅館等處的增多，都是去實際追求那肉的享樂，加之，近年來，農村經濟的破產，世界失產的恐慌，軍閥的混

戰，……許多許多的青年，都是候看他們信仰人物能指給一條出路，而不幸，在張資平氏的小說中却找不出一句對於上述事件的正確答覆。

雖然，但張氏於過去之享盛譽，亦不是偶然的，他的簡練的生動的描寫，含有魔力引人的字句，剪裁適當的結構，無一不是同一時代的作家所不能及的，恰巧，張氏在當時又能抓着青年的弱點，於是他的盛譽便突起來了。運用同樣的文筆，吸引着讀者，使有欲罷不能的心情，此種的風格，以至於脫了軌道的星球還在相當的保存着。

就張氏的創造史上講，當他在寫植樹節，和冰河時代等文時，任何的一個讀者多是對於張氏抱着無限的期望，因為，張氏利用他那樣迷人的風格來寫一對中年夫婦的家庭故事是另有一翻趣味的。但張氏對於這樣同類的作品，寫得並不太多，經過了相當時期的沉默，他便又開始在寫那革命的戀愛故事了。對於這一點，我們表示很大的失望，然對於今日的作者

張氏又棄其戀愛的故事來寫「我的生涯」的故事，於是又將表示着相當的期望了。

近百年的「史」，是複雜到十二分，特別是中國的歷史更是複雜中的複雜，這樣的巨大的變動，封建勢力的崩潰，帝國主義的侵略，民族意識的醒覺……無不是值得記載的事，這許多許多的故事，雖已有郭沫若氏的部分的刻畫，同時，我們更希望張氏能用他那多產的手筆來多加有系統的解剖，這樣作品中自然含着他本身的另一義意，絕非那淺薄無聊的戀愛作品所能比擬了。因此，我們來斷定它是張氏創造史上的新頁。

翻開本書，說一點關於內容的話。

這只是作者在他的計劃中寫成的第一部，是平鋪直敘的說他自己苦學的經過，內容自然是豐富的，且方面也是較多的，尤其作者將殘餘的封建勢力的最後掙扎作巨大的暴露。所謂「星球」便是指他自己。

不過，有一點，是張氏的最大的謬誤，不獨本書，在任何的書他都是隨着個人的意識來對於現在社會，對於他所認為對象的人物，作一種比「諷刺」更明顯的謾罵。（特別可提出他的癱爛作代表），在脫了軌道的星球中，此類的地方也依然很多。如：

「假如父親在那時候，能預料着自辛亥革命之後一直到現在，軍也人像黃埔的地價一樣，一天天地漲價時，他也贊成我去考陸軍學校了吧」。

(P.31)

「……我身體的好，完全是學習地質學的結果，決不是如無聊小報所說，我的身體好，那表示我爲小布爾喬亞，中國革命之不成功，就是因爲不講理的人太多了，造謠生事，專對個人作人身攻擊的人太多了，那個小報編輯可以說是我十三伯父的高足了！」……(P.168)

就上兩段看，內容我們姑且不論，因題材的關係，這些話的能否存

在，讀者亦可就此而下一斷論了。尤其是有了地位的張氏，這種態度是極應克服的。

在現代的文化停滯中，這本書，還有令人相當滿意的地方；如其你是過去對於張氏作品極端厭惡的，那麼這本書又可給你一個張氏並非只會在「愛力圈內」打滾的人的證明。

十，九，一九三一，北平。



## 張資平與三角四角戀愛

梅子

## ——與白雪信之一——

在馬來半島的時候，不知道是在雜誌上或報紙上看見有人這樣說；張資平近來在他的小說裏大發牢騷把魯迅罵得很刻薄。自從領教張資平的大作苔莉及最後的幸福以後就不曾讀他的作品了。據人說他已經轉換了方向，絕不革命的三角四角轉換到革命的三角四角了。說到發牢騷，在前些時我們都知道他們都是喊窮派的，如像郁達夫那樣子一天花去幾百元但是嘴巴裏還是喊着窮呢。「今非昔比」，張資平是有地位有名望的老作家了，窮牢騷不會發，想來所發的是「名人式的牢騷罷」。

是的，當我一讀了他的傑作青春，這話却證實了。

本來我是不要讀張資平的作品，雖然並不如萌芽月刊某君所謂的，

「張資平就是三個角」那樣的緣故，因為我是覺得張資平太不長進了；這次却破了例，在這大海中，寂寞包圍着我不看書還有什麼好方法呢；我進了一位南洋姑娘的房間，看她桌上放着一本青春，就想起滿成的話，青春是一部結構不好的書，（他想批評，不知後來怎樣沒有寫）我被好奇心所驅使拿在手裏便讀起來。費了我整整一點半鐘算是把它讀完了。

這小說，論說起故事來，很平凡，在結構上甚至有不通的地方，這不通的地方就是我們的老作家發牢騷了。這牢騷是從天上掉在書裏來的。現在我先在此把青春的概略介紹如下：

君展是×城某大學政治科的學生，因為×城的政治變更，君展一面在學校讀書，一面在某部做工作，因為他很活動的緣故便當了學生會的主席，有次開遊藝會便與先學天文學後改在生物系的女同學弈芳認識。弈芳是一個喜歡穿時髦西裝，搽香抹粉很厚，一句話，物質慾望很盛的女子，



他們認識不久便同棲了。奕芳之與君展同居，並不是她愛他，是覺得君展很出風頭，在物質上也很過得去。他們同棲以後，在君展方面感覺得婚後生活很平凡，而奕芳也覺得不滿，但不久生了一個小孩，在奕芳方面是比以前愉快一點，但君展却更冷淡，並不因為有了小孩而使家庭空氣和暖一點。但不久他們的小孩子死了，那時政治方面又有點變更，君展便失業，在奕芳方面即痛孩子之死，而一方面又發現君展對她太冷淡，因此她便常常回母親家，君展也沒有過問。一天君展遇雨於途，偶遇友人，友人約往西圃看新劇。在遊藝會的 Programme (註) 上發現奕芳的名字，是與那時的藝術家 T 合演戲，他當時才明白了奕芳常常出去幾天不回來原是在幹什麼，因這樣他們一個禮拜以後便離婚了。君展離婚後便搬回學校，而奕芳便與 T 同居。T 因為要在二百零九軍政治部主任何清面前誇耀奕芳，於是替何清介紹。那知因愛 T 面孔漂亮的奕芳，覺得 T 太窮，她所想的便是每

天坐汽車吃大餐，看見有錢有汽車的何清主任她就愛上了他。這事情因為太不祕密，被T的前僕看見了告訴了T，T怒不可遏，正在這時從粵商酒樓却來了一個電話，是弈芳打給T的，叫他去，說何清請他們吃晚餐，T當時答他不去。——』

一本一百三十九頁的小說，上面已佔去七十幾頁，這七十幾頁裏面，雖然是平平凡凡，總是張資平的那一套，可是，還沒有什麼大毛病，再下去就有不通的地方發現了：

但後來T去找了一把手槍到粵商酒樓來，他看着何清與弈芳正在吃東西。這時茶房進來，他喊何清做老爺，喊弈芳做太太，那時『T想，總之，茶房們最少當他倆是新結合的情侶，但他們對自己作如何的想像呢？他們定當自己是何清的情敵吧！自己從前和弈芳，君展三人演過三角戀愛來，不，加上仲瑚，共四個人演的是四角戀愛，現在是何清代替了我，而

我代替了展君，重演三角戀愛了，」』（原書P. 70第十行至十六行）

這一段「想」得不高明，誰也看得出的。T所想的有許多是不近情理，如「他們定當自己是何清的情敵，」這句話是與「茶房們最少當他倆是新結的情侶」最荒謬。再加以三角四角的在腦子裏打轉，更是滑稽，這是作者想在此算賬，然而，這在藝術上說起來是多麼的呆笨呀！這還是小毛病再下去才沒名其妙了——

『（原文）：不妨礙革命，三角戀愛四角戀愛是沒有一點何以誹議的，因為這是在社會上不可避免的現象。他們在擺革命文學家的臉孔，罵三角戀愛四角戀愛的小說，因為這類小說暴露了他們的虛偽，暴露了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他們實在是豬偷狗竊，連三角戀愛四角戀愛，都沒有資格呢。總之，他們是以爲只有他們能夠做小說，別的人就不許寫革命小說的。他們還自吹自擂，這支菊花在羨慕自己革命文學家的大名，

那朵蘭花又在佩服自己是個名聞四海的革命文學大家。走到這塊地方談革命事情，走到那個地方又談談革命的現象，就成功了他們的革命文學

從這一段看起來完全不與上段連合，不，與全書都沒有關係。因為整篇故事都與革命文學的小說生不出關係。以人物說，作者告訴我們；1君展，政治科的學生，作政治活動的人，在過去從來沒有談過文學，更沒有談過革命小說，2T西圃藝術股長，是專門演劇，也從沒有提到過革命小說。3何清，法國巴黎住了二年，回來打經濟學碩士的旗號，是二百零九軍劉軍長姨太太的姪兒，沒有一點學問的傢伙，他與革命文學無關。那麼這一段是從那裏來的呢？這不是像當弈芳，T，何清正在吃東西的時候張資平黑着臉怒氣沖沖跑來發這一頓牢騷的嗎？我所謂不通，我所謂發牢騷就是指這點了。因為就是下文也接不上來呀，（因為張先生把牢騷發了

就跑了) 下文原文是：——

『T再想，何清比從前的自己更爲無聊，弈芳已變心了，就成全了他們吧，自己也可以減輕負擔，恢復目前的自由，去參加革命，今後當痛悔前非，要犧牲這一身，去爲大多數的窮苦民衆奮鬥。』

不是嗎？不是與寫革命的小說不相關嗎？

裏面也自然有張資平三角四角的哲理。比如他借了T的口吻把三角或四角戀愛解釋道：『從事革命，不一定要否定戀愛，尤不必去否定三角戀愛四角戀愛。你要知道，許多的真正革命人材是從三角戀四角戀愛關係造成功！(原文見P.84—85)』

這話真是沒有社會常識。

似乎張資平爲了要說他所寫的是革命小說，所以在後來——『當T與弈芳脫離關係後，T去做革命工作去了，而弈芳便與何清同居，現在，

奔芳算是滿足了。只是政局又一變動，何清給了奔芳五百元便跑了，奔芳此時一無依靠，竟無形中作了祕密賣淫者，這時，她的弟弟仲瑚（據T的口氣似乎奔芳姊弟也戀愛過的，只是，作者寫得太含糊，而T把仲瑚提出來真是有點沒名其妙）却來運動她，叫她去運動某營長反叛，因為仲瑚與T都參加革命了，奔芳這時也良心發現來共同工作。後來暴動失敗，仲瑚與T都被鎗斃，而君展雖在校不會活動，因為前曾在某時代作過工作也被鎗斃了。

這故事的背景我們一看便知是寫的民國十七年的武漢時代，但可惜寫得太粗率。隨便，在結構上有的地方不連接，思想之荒謬尤其餘事。

同時，我要申明，我是反對革命文學的，但我在這裏是在批評張資平的小說，不是在討論革命文學，我之反對革命文學是因為我反對馬克司主義，自然不能與張資平的主張相提並論。

別人說張資平發牢騷，在他的小說青春裏我又指出一點來了，但是，張資平只知道發牢騷，却不知道自己的不長進啊！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四川輪上。

(註)這個英文字我不認識，後來查字典才知道是目錄的意思，本來我知道張資平是懂得英文的，不過，把目錄改成 Programme 實在是害我們不認識英文的人。





## 張資平與樂羣書店

許由

以前人們對張資平的批評，都是說他是一個商人，現在張資平實在的做起商人來了。他的著書的經驗實在令人佩服！以前中國的出版界，除了賣版稅之外，曾聽到賣發行權這個名目嗎？沒有的。張資平把他的一切著作收入資平小說集之外，還把飛絮……等給光華現代出版，取了千字十塊錢，叫做賣發行權。這麼一來，資平先生便成了資本先生了。羣樂書店便開辦了，這樂羣書店是股份有限公司，張資平把自己的書儘量的出版，股東們的書却扔在一邊不理，因此引起股東們的不滿鬧了一次算賬的風潮。結果，有的股東退股，張資平把捨不得的現金很悲哀的拿出來。據他的股東們說，張資平商人化，合不來！但據書店內行的人說，張資平這樣的經營樂羣書店是對的，開書店就是做生意，做生意的人而不商人化，那還

行？資本先生終於是勝利的。（參看本書我與樂羣。）

## 『紅霧』之檢討

皮凡

張資平氏是一個多產的作家，這是誰都不能夠否認的。

張資平氏是一個慣於摹繪一般性慾勃發的青年男女們的，耽溺於唯肉的滓醬裏面所得到的矛盾的矛盾苦悶生活的；這是誰都不能夠否認的。

並且，張資平在他顯示了要轉變以後，他的作品還是和他沒有轉變以前的全無差異：意識是如故，內容是如故，形式是如故。這事實，也還是誰都不能夠否認的。

在這上面所羅列出來的張資平氏的三個特異的標點，在我寫過的一篇轉變後之張資平氏的長途裏面，（刊於萬人雜誌第一卷第五號）也曾經提供過出來的。他的這三個特異的標點而也並不一定的只在長途裏，我們才能夠觀察出來；只要是他的作品，便可說沒有不是清清楚楚地把這三個

特異的標點呈現着的。

新近，在他努力的製作之下，又產生了二部各部都有二百多頁的長篇小說集天孫之女和紅霧了。

天孫之女，我沒有機緣可以拜讀，所以我無從把它拿來討論；而我現在所要談及的僅是這出版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的紅霧而已。

我之觀讀張資平氏的作品，都是在於無意之中而造成的。爲因自己實在沒有再多餘的錢來買這一種讀了後而且不要覺到性慾衝動的東西的，然而倘若是朋友們買有了，又湊巧着自己也有空暇的時間了，才有拿起來觀讀的可能。最近讀紅霧也是這樣子讀成功的。但是，每一次讀完了張資平氏的作品之後，每一次都想把自己對於他的作品的考察，詳盡地發表出來。張資平氏的作品，對於我，也許還有這一絲兒的利益了吧？

這一次，和從前樣也還是給他的『自己』『一』以及『了』這幾種必

要的符號，糾混得我有點兒不耐煩了，可是我并不要再詳細地來檢討他的文章的美麗與不美麗的處所了；現在，我只想把這紅霧的內容，的意識，更爲注重的地檢討着。

現在；我試把檢討來開始着了——

這紅霧所展開着的故事，同幾年前的他的飛絮，最後的幸福，以及被公認爲他的代表傑作的苔莉；和最近的過去出版的長途，愛力圈外這許多的故事，都似乎是同着一個模型所仿製出來的。至於要說有什麼差異的地方，僅是新的創作多容納幾個新的名詞而已。

在飛絮，最後的幸福，苔莉裏，完全是一種浪漫的，哀豔的，奇幻的戀愛事件的展開；在苔莉裏，也只是滲進一些深刻的淫慾的摹繪而已。但是，當他在創作上面這三部作品的時代，也還是在那個整個的文壇充塞着浪漫派，頹廢派的文藝的當兒，以時代性的關係而論，這還是有可以原恕

的地方。及至長途時期，這是革命文學勃盛時期，在資平氏自己，以為他是轉變過了，可是以我們的眼光觀察起來，轉變後之張資平的作品，也僅多了幾個從前所未曾有過的新名詞，如『革命』『主義』『同志』『Partner』『Waltz』『Fox-trot』等等吧了！實在他還是在潮流的後邊！

直至最近所創作的紅霧，仍是如此！

紅霧更比長途退步，落後，這是不可諱言的，幾乎可說是再回到了飛絮和苔莉的時代了；這裏就是要找尋一絲兒粗線的革命的意味都不可能的，什麼『革命的奇遇』，那更是不用說及了。

紅霧的故事是這樣：化學博士朱伯平，是一個忠實於科學的腐朽學者，性情有點古怪；他的一個唯一的珍愛的女兒，名字叫做麗君，和她同學的哥哥李梅苔很愛好，但是化學博士的意思，是希望她的愛女能夠和他的高足陳鴻康結婚。陳鴻康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物？原書第十六頁裏有這樣

的一段描寫：

『在東京時，陳鴻康常來他們家裏，又瘦又黑，穿一件竹布長褂子也髒得不堪。

化學博士極力主張這件婚事，他說：陳鴻康最好，歲數雖然比麗兒長十二三歲，但這在外國是很平常的事。他的有機化學真學得好，畢了業叫麗兒和他結婚吧。明年冬畢業，還要等一年半，我也打算留這個學生在教室裏當一名助手』……

雖然麗君的母親不表同情於化學博士，而也不敢直截地反抗。後來，還是麗君有幾分勇敢，同梅荅一齊逃走了。

他倆逃走後，躲身在上海里。梅荅仍繼續在某私大肆業，把他父親供給費用的錢，許多來供給麗君的需要了；這樣，自然於不久之後，經濟便見恐慌起來。經濟方面的拮据，還不成一個重大的問題，而成爲重大的問

題的，是他倆間的愛情日見日的冷淡，麗君感覺到生活日比日的乏味了！梅荅的本性，是一個輕佻的薄情的喜新厭舊的青年，所以他的一切的醜跡，不多時也給麗君知曉了。

這時候，梅荅已畢業於政大，父親也早已棄世了；所以他得到繼承父親的一切資產。由於金錢之力，一個月後，便被任爲交涉署的科長了。

潘梨花，是一個著名的優伶，也就是梅荅的一個外遇，情人。有一次，梅荅同麗君趕到K劇場去看潘梨花表演『茶花女』；梅荅跟着一般觀客，大聲的叫好！這時，麗君便明瞭了一切，而且醜醜地發了一些酸氣。

此後，梅荅常暗中去晤梨花。麗君雖明白知道，但也沒有制止梅荅的方法。當同赴園游跳舞會時，麗君也見得給梅荅和梨花去跳 Hot-Drop 了。但事情也頗湊巧，在會場上麗君晤見了一個從前認識的青年耿至中；經過了一次 Waltz 跳舞之後，麗君漸漸地把愛着丈夫的熱情轉而愛着至中。



時間是這樣急促的過去。終於，麗君爲至中所誘引而獻身給至中了。這期間，梅荅因誤會梨花爲楊師長的金錢之誘惑，對己也不外敷衍瞞騙而已；便奮而轉回家中，蓋也已多少有憐憫起麗君的心意來了。但麗君自覺出梅荅之變心及至中之可愛之後，已不再留戀於梅荅，何況他倆至今仍是未正式結婚的哩！於是，麗君經了幾次的籌劃而後，終和至中逃逸日本。這時候，麗君已是三個兒子的母親了。

耿至中是一個意志薄弱的文藝青年，只依賴幾元稿費，也很難過活；且至中身染性病，和麗君接觸不久，而麗君也傳染了這性病。後經麗君的舊同學嚴子璋——帝大醫科的學生——之介紹，遷入病院醫治。這時，至中托辭回國就某大學教職，便得托子璋爲其照顧妻子。

至中回國後，他雖寄了一百塊錢給麗君。然自此，更有一二信件之回來，以後便杳無音信了。

子璋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學生，見得麗君有幾分姿色，便頗有戀戀不捨之意。麗君已爲有經驗之少婦，見出子璋已有意於己，又見至中回國後杳無信息，且復爲一性病者，便轉了一個念頭，希望終身委諸於這忠實的誠的子璋。事情果然依照理想的做去。侯子璋領得文憑後，便相偕回國。子璋初意在上海開一間醫院的，但他吝嗇的父親不肯幫忙，卒爲友人介紹在某野雞醫大任教授；但子璋不慣於本國之人情風俗，見一般糾糾的學生動不動便要發生風潮，且有一天，十二點鐘下了課後，他在校中吃了便飯後，無意中再步進剛才上課那個教室裏來，他看見黑板上整整斜斜地寫着幾個碗口粗的字：

『打倒日本人化了的飯桶教授』。

這明明是學生們向他下了逐客令，這時更湊巧他父親來電促其回家，便決意回家去了。回家後的第十八天，麗君接子璋一封來信，扯開信封來

一看，在信箋裏夾着一張郵政匯票五十元。『這個純朴的青年方有信用啊！』麗君居然這樣的讚美子璋來。

子璋未回家以前，他倆曾在一家廣東菜店子裏碰見至中。真是一個可驚駭的奇遇！

子璋回家後，至中便常到麗君的寓所裏來坐談，但麗君見他已全沒有什麼惡意了，便也欣然和他周旋。三個月後，再接子璋來信，內並附有一百元匯票一張。信裏說：他已和鄉間一個女學生結婚了，這是他父親的命令，不可忤違的。

現在，只勝麗君一人在上海，沒法之中，至中爲她介紹進一家電影公司裏面去當一個女角。麗君慨然應允；這樣至中便賺了一筆介紹費。此時至中，已不十足像一個無賴的流氓了，因爲他已失業許久！

以麗君的美緻姿色，居然不久，便成爲舉國歡迎的一個電影女明星

了。這時，麗君雖然在主張女性不該降格去趨媚男性，但是自由友人介紹結識了一個姓陳的文學家後，又陷於戀愛中了。陳因爲和麗君在職的電影公司不睦，便鼓舞麗君脫離該公司，而重組一海棠社。

海棠社因爲是新掛起來的招牌，每次公演都是收入不償支出。經濟不足的時候，麗君便不得不拿出私蓄來幫助了。但陳某，又爲一流氓氣派的文學家戲劇家，雖和麗君已經同居了，而暗中仍與一女子偷渡。然此女子，並不是別人；蓋則梅荅的第二個夫人哩！

原因，梅荅自悔悟後，而麗君已東渡日本，不得已担負起養育三個兒子的責任，便在一教會學校担任每月六十元的教職；這其間，認識了一女同事譚瑪麗。最初，由認識而同情，由同情而戀愛，由戀愛而結婚。以上的事實，是至中告訴給麗君聽的。

有一天的夜晚，九點多鐘的時候，紅霧的結局，便在這裏發生着了。

麗君因為知道陳某是在極司非而路另租有一個僻靜的房子，在那邊專做文字工作的。這一晚便趁了電車去找他。

『她在靜安寺路下了車，急急地走向那家房子來。她從後門走進去，把門扉一推，房子就開了，裏面是黑幕幕的，靜悄悄的，她知道陳碩士住在二樓的前樓，房面前有騎樓，兩側有遊廊。麗君摸着牆壁，上至半扶梯的時候，聽見樓上有女子的聲音，這不單把麗君嚇了一跳，並且同時也引起了她的一種嫉妬。』於是她站在黑闇的一隅，窺伺他倆的舉動。這時，陳某向瑪麗這樣說着：

『……我們只差一筆款。沒有一千，有六七百也可以了，和你先到廣州去走一趟。』

麗君待要出去，忽然看見從遊廊那邊推門進來一個像僵屍般的衣服襤褸的男子。麗君看見那個男人的樣子，嚇得胸口突突地跳動起來，差不多

快要叫出聲來了。

她看見那個男子從褲袋裏拔出一枝手槍來時，忙奔進房裏去叫一聲。

『梅荅！我在這裏！』

但已經遲了。同時她聽見梅荅對那女子說：

『瑪麗！你在這裏舒服啊！』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鎗聲便響了。等到麗君走到梅荅的面前抱着他的身體時，那個瑪麗已經倒在椅子腳下了。

『梅荅！』麗君痛哭着叫他。

但是，麗君和梅荅說了幾句話之後，『又是一響的鎗聲。梅荅也倒在地面上了。』

梅荅自殺後，麗君也準備結束她自己的生命了。

在距離她的二個兒子——阿大和阿二——死後的六日，她有一封遺

書，在各種報章上發表出來。

紅霧的本事，到這裏便算完結了。

我們看了這故事之後，便可以明白它同飛絮和苔莉有多少的差異。不完全是有產者的一種浪漫的，哀豔的，奇幻的戀愛事蹟嗎？在這全篇的末尾的結束，更使我們感覺到這紅霧是一篇通俗的，迎合一般人們的心理的，有着驚異的收場的低級趣味的小說。這種結構的使然，完全是由於一般通俗小說的流毒，而且大半是受了那一種通俗的中國電影（就是下級的外國電影也是這樣。）的影響。有如張資平氏這般偉大的著名的小說作家，想不至於會受了通俗小說的流毒吧，不至於受到了通俗的中國電影和下級的外國電影的影響！但是，事實的確是如此的顯示着，我只得爽直的寫出來了吧。

在這紅霧裏，張資平氏還有一個新的傾向，這傾向是從崇拜美國大文

豪辛克萊氏的『拜金主義』而造成的。概括的說，便是資平氏的新作，頗有模仿辛克萊氏，而注重的地在摹繪一般資產階級的生活，並且把『法國領事官』，『園游跳舞會』，『白楊戲劇團』，『名優潘梨花』，『楊師長』，『大學教授嚴子璋』，『N—社電影公司』，『文學家陳碩士』，這許多的都市的生產品，新時代的脚色，都盡量的羅列出來。但是，可惜還差了一個大的鋼鐵廠，若不是，總也可以和辛克萊的錢魔，煤油，屠場等等作品的東西相輝映了！

——『什麼愛情都是假的，結局唯有金錢。金錢是戀愛的培養料。』  
(P. III)

——『她到這時候便否認戀愛了。她只肯定這世間只有金錢。有了金錢。不單可以造成戀愛，並且可以毀壞戀愛。』(P. 265)

上面這二段，便更可以證明資平氏是給辛克萊氏的『拜金主義』所蠱



惑着了。但是，我們要曉得，在中國只有比外國的普洛階級更可憐更被多重的壓迫榨取的中國普洛階級，而實在還沒有像大工業國的美利堅那般肥漲的大資本家的。中國社會的資產階級，又何嘗不和中國社會的普洛階級一般地，受着多重的壓迫，榨取哩？中國並不是一個工業國，而只是各大工業國，如美利堅，英吉利，日本，法蘭西，意大利等的工業製造品的鉅大銷售地。於是，中國社會的布爾階級，還是在萌芽的期間；自然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值得我們盡了許多時間精神和紙張來摹繪的！就是被描繪出來了後，也還是極度的微小的，淺薄的，不成樣子的。何況這一種描寫資產階級的生活的罪惡方面的作品，我們還不是十二分的贊同哩！如果我們稍稍明白了我們這社會的一般現象的，便曉得我們是更需要那一種充溢着『目的意識』的，有煽動性的作品的了！

但是張資平氏，可以說根本是一個小布爾喬亞者，現在他更是漸漸地

想踏進布爾喬亞的壇池裏去了。聽說他近來吃得十分肥漲，而且每一個月的稿費，已經可以使他養活了他自己差不多幾個年頭了。（並不是說他吃得肥漲了，得到許多的稿費了，便是文章寫得不美麗不好，或是不革命！這請讀者諸君注意！）他的舒適的生活，也是使他努力於這一種式樣的文藝之表現的原由。在第二百四十四頁裏，他有這樣的一段：

——哈，哈，哈！嚴先生真痛快！的確，他們一般日本留學生——所謂普羅文藝理論，所謂社會科學，抄了二三年已經抄得可以了，到了飽和的狀態了。」

讀了這一段文字，便可知張資平氏，是一個屬於那一個階級的作家了。無疑的是一個將從小布爾階級踏進入布爾階級的文藝作者，他的文字，是代表這種階級的。

在開始我們已經說過了，張資平氏是一個慣於模繪一般性慾勃發的青

年男女們的，耽溺于唯肉的津醬裏面所得到之一般的矛盾的苦悶的生活的；所以，不用說，這紅霧也是充滿着這一類的描寫了。這種唯肉的，注重于物質的思想，實在不能否認他不是近代的；不過，張資平氏所表現的，只是一般有產者小有產者的飯碗的把玩。這自然是張資平氏的一個缺點。如果，反轉來，而描繪普羅階級之始終不能離開『肉』，離開『物質』，來促起一般的醒悟，這，正是我們急切的需要！

麗君雖然是離不開『肉』。離不開『物質』，離不開『金錢』，但都是一般有閒階級者的多餘的奢望！這種多餘的奢望，自然是有礙於社會的安定的局面的！

麗君之三次向男性叛離，以及四次的向男性屈服，這不外是爲了『肉』；在她勾上了至中的時候，麗君的唯肉的顯示，更爲赫然了。在這裏有一段可以證明：

『……但是今早晨一看見至中，又覺得有無限的情熱沒有宣洩般的，比新婚的夫妻還更有意義。在學問上，人格上，及外貌上，至中不見得高於梅峇，但是在性的一點，她像做了他的奴隸了』。(P. 155)

麗君的這一種唯肉的思想與行爲，我在上面已說過了，這是屬於現代的思想！是我們這世紀的應有的現象！

不過，麗君終是一個游移不定的女性，而只會屈服，懺悔，和迷戀；而不會反抗！這便是麗君的不可取的地方了！也便是紅霧之值得唾棄的地方了！

以上是我對於紅霧之粗淺的檢討。爲了時間的關係，於幾個小時內而匆忙寫成的，自知有不少失了檢點的處所，只可待有機會的時候再行補充或修改了！

脫稿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 致張資平君的公開信

蔣光慈

——讀了樂羣月刊二期張資平君罵我的話以後

資平先生：

資平先生！我介紹過一部稿子給你，那是事實。你的稿子退還了，那也是事實。但是我却沒料到你會拿這種事實來造我的謠言。我在文藝生活上發表了一封致該報記者的信，那是因為該報記者錯記了我的話，使我不得不聲明一下，並不是要批評你或嘲罵你。那一封信具在，讀者自能瞭然，有什麼嘲罵你的地方呢？不錯，我是說過你是戀愛小說專家！……只注意於什麼三角和四角……但這也是一般人的意見，並不僅是我對於你

的批評。你的哪一個讀者不是這樣地承認你呢？爲什麼別人可以說得，而我說一下就要犯了法？你自己想一下，你過去是不是這樣的作家？資平先生！而且你應該注意到，我是因爲說我的翻譯小說附帶的說到你，並不是正式的發表我對於你的小說的意見。這樣具體的附帶的說明一句是可能的，怎麼能說我是在『生吞活剝』你呢？怎麼能斷定我是冷嘲熱罵你呢？你不但武斷我是冷嘲熱罵你，而且提起了我介紹過稿子給你的事情，暗示讀者知道我是在藉端報復，發洩私憤。資平先生！我知道你會思想，但是沒料到你思想得有這般巧妙！

若不是你現在提起我介紹過稿子給你的事情，那我實在會把牠忘記到九霄雲外了。我承蒙一般認識的和不認識的青年作家的委託，介紹給各書局的稿子很有幾部，這其間被書店老板收印的固有，但被老板退回的亦復不少。若我每次因爲介紹不成，就對各書店老板懷起恨來，那麼，資平先

生，我可以不做別的事情了，我只專門向書店老板藉端報復好了。若我是這般地易於生氣，這般地度量褊狹，那我簡直是個不知世故的小渾蛋！

……資平先生！你現在是轉換方向了，你現在也開始在從事於革命文學運動了！革命文學作家考察一切，他的眼光應該是唯物的，不應該是唯心的，假使你對於我的批判不同意的話，你應該根據事理來指出我的錯誤，你不應該牽涉到其他不關於問題的本身的事。……資平先生！你的推測未免太唯心了罷！

你說我對於革命理論沒有深刻的研究……這話我是無從答覆起，因為革命的理論就是把學生的精力去探討，也是探討不盡的。我當然是說不上有深刻的研究。不過，關於這一點，你應該指出我的理論的錯誤在什麼地方，使我能夠認識我的錯誤，去做進一步的研究！資平先生！你說我『生存活剝』你，我真不明白，你這樣的批評我，究竟是不是在『生存活剝』

呢？至於你說我擺革命文學家的臭架子，這也是血口噴人，不合事實。我在那一封給文藝生活記者的信上，不是說過『近來努力讀書，自知力薄，不願對於別人有所批評』麼？所謂革命文學家的臭架子在那裏？我告訴你，我生平最討厭人家擺架子，因此也就怕人家說我擺架子。我有什麼架子可擺？資平先生！你未免有點神經過敏罷。

蔣光慈敬上



## 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黃棘

張資平氏據說是『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你們還在萌芽，還在拓荒，他却已在收穫了。這就是進步，拔步飛跑，望塵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蹤而往呢，就看見他跑進樂羣書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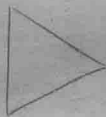
張資平氏先前是三角戀愛小說作家，並且看見女的性慾，比男人還要熬不住，她來找男人，賤人呀賤人，該喫苦。這自然不是無產階級小說。但作者一轉方向，則一人得道，雞犬飛昇，何況神心的遺蛻呢，張資平全集還應該看的。這是收穫呀，你明白了沒有？

還有收穫哩。申報報告，今年的大夏學生，敬請『爲青年所崇拜的張資平先生』去教『小說學』了。中國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外國史的，國文先生是一定會教倫理學的，何況小說先生，當然滿肚子小說學。

要不然，他做得出來嗎？我們能保得定荷馬沒有『史詩作法』。沙士比亞沒有『戲劇學概論』嗎？

嗚呼，聽講的門徒是有福了，從此會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戀愛，你想女人嗎，不料女人的性慾衝動比你還要強，自己跑來了，朋友，等着罷。但最可憐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遙遙『崇拜』，難以身列門牆的青年，竟不能恭聽這偉大的『小說學』。現在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給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一九三〇，二，二二，萌芽

## 創 造 社

王獨清

(上略)很客觀地說，創造社第三時期底開始，成仿吾是有功勞的：當時他擔任創造社出版部事務方面的職務，而李初梨等一般後期的新進份子都是由他招致到上海來的。不過這兒成仿吾卻作出了一點很不好的工作，便是他故意把後期底份子和前期底份子劃了一道界限。他向李初梨等再三地說郭沫若和我這些人是既成作家，表示轉變新的方向底困難，並且有時還宣明地說新進份子底加入了創造社，等於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但是在我和郭沫若面前卻說這般新進份子將另有作用，將來若是他們要把持創造社時便叫他們『滾蛋』(的確確是用了這兩個字的)，——這種使團體分裂的行動，或者也並不是出於他底惡意，不過這個的確是使雙方隔阕了很短的時間。打破這個隔阕的局面，便是我底徹底轉變方向的態度。

前面已經說了，在我把創造社第二時期告了結束的時候，我是完全陷在了一個苦悶的狀態裏。在社會變革的期間。文學家底藝術的苦悶，決不是沒有親自嘗過這滋味的人所能夠了解的。最大的難關便是自己要把自己過去心血的創造予以揚棄（Aufheben），這決不是一回容易的事體！許許多多的文學家底自殺都是因為跳不過這一難關的原因。然而我算好，算是當時終在努力之中轉變過來了。這個使創造社一旦統一了起來，新的工作遂從新開始。

這時郭沫若到日本去了，成仿吾也遠渡重洋去度巴黎的生活。在上海還有一個張資平，算是第一時底人物，而就是爲了這一位人物，我同郭沫若爭持，辯論，以至決裂。

創造社一向幾個中心份子都有一種傾向，便是對於新進份子加入的防制，表面上雖然是取着公開的態度，其實卻總是無形地維持着原來的幾個

中心份子底小組織的。自然，這種傾向假使是以政治爲出發點的時候，那還是必要的事體，但是創造社過去卻完全是以這個團體底本身——甚至是以個人爲出發點的。張資平始終不能同李初梨等相融洽的就是這個習慣底作梗。不消說要打破這種習慣，就在一個前提的政治的認識而能切實地轉變方向，但是張資平這人是不會轉變方向的，這樣，所以當時弄得起了許多糾紛。有一次爲了出版部經濟公開的問題，全體都不滿張資平底行動；他在會場中本已服從了全體經濟公開的決議，而散會後卻又否認這件事情，並且自動地和創造社底一切事務隔離。當到全體認定了不能因爲一個人底行動而防礙整個的工作，無形中依了他自動地意旨，算是解放了他個人。全體仍繼續着工作的時候，郭沫若給我連二連三的質問的信來了。在那些信中郭沫若是露出了許多的盛氣，不斷地替張資平辯護，說他是很可以做同志的，又不斷地要我監視李初梨，馮乃超等底行動，說是他們要破壞

創造社底前途。實在說，在過去創造社底同人中，除了成仿吾和郭沫若是特別歷史上個人間的關係很深而外，要算我同郭沫若最接近的。過去我和他底友誼是站在同調（過去是談不到甚麼同志的）與所謂知己上邊，因此，我比較知道他底性情，他是往往受着別人底包圍而不自覺的。當時我會詳細爲他解釋，總想把他對個人的意識移到整個工作方面去。但是不料我底計劃失敗，他連二連三地不了解，使我最後取了比較堅決的態度，我表示了創造社後期新進份子底純潔爲前期份子所不及，我指摘他對於他們的懷疑是非常不正當的。這樣我便同郭沫若個人間起了裂痕，再沒有通信。

現在呢？郭沫若聽說已與可認爲同志的張資平決裂，而對於所謂應該監視行動的李初梨一般人又成了很好的同志。那麼對於我呢？是不是認爲我從前的話是正當的呢？——不，『總之大家合起來不提，不提，第三個不提！不管怎樣，王獨清始終是錯誤的！』（下略）

# 張資平先生著譯一覽

創作之部

長篇

青春

飛絮

苔莉

紅霧

長途

靡爛

石榴花

天孫之女

現代書局出版

現代書局出版

光華書局出版

樂華書局出版

南強書店出版

樂羣書店出版

樂羣書店出版

文藝書局出版

史乘

愛力圈外

樂華書局出版

愛之渦流

光明書局出版

羣星亂飛

光華書局出版

沖積期化石

泰東書局出版

最後的幸福

現代書局出版

明珠與黑炭

光明書局出版

跳躍着的人們

文藝書局出版

上帝的兒女們

樂華書局出版

脫了軌道的星球

現代書局出版

北極圈裏的王國

現代書局出版

短篇

愛之焦點

泰東書局版



梅嶺之春

光華書局出版

素描種種

樂羣書店出版

雪的除夕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不平衡的偶力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全集

資平小說集

樂羣書店出版

翻譯小說

草叢中

樂羣書店出版

平地風波

樂羣書店出版

襯衣

光華書局出版

某女人的犯罪

樂羣書店出版

壓迫

新宇宙書店出版

空虛

文藝論譯

文藝新論

歐洲文藝史大綱

普羅文藝論

其他著作

普通地質學

自然地理學

人文地理學

近世社會思想史綱

社會學綱要

海洋學

新宇宙書店出版

現代書局出版

現代書局出版

創造社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

# 附錄

## 我與樂羣

張資平

讀楊村人氏編的新星副刊號有許由君的張資平與樂羣書店一則。我讀了後，不能不有幾句話向許由君質問和答辯。假如許由君不能答覆時，那許由君作那篇文章的動機也就不堪問了。

有一位朋友勸我這樣無聊的文章還有答辯的必要麼？莫白糟蹋了時光和筆墨。在上海——百鬼夜行的上海這種現象多着呢，何必管它。掛起革命青年的招牌，對於整個的社會不加以批判，對於軍閥官僚的搜刮也噤若冷蟬，只是徒因自己的小感情或妬嫉，譬如寫了些什麼『苦悶啊，我要到蘆葦飄零的江上去，』什麼『苦悶啊，我的兩條眼淚不住地汪汪地流，』

類的文章不能得書店爲之出版便支離滅裂地造謠生事去做人身攻擊的工作，丟開整個革命問題於不顧，這真是使人爲革命前途悲觀啊！其實他人一天小便幾次大便幾次穿紅皮鞋或穿黃皮鞋也值得你們有爲的革命青年去做起居注麼？無聊，無聊！

我的友人雖然這樣勸了我，但我還是非說幾句不可。

(一)商人是不是通是資本家？拿自己的作品東去求售西去求出版的便不是商人化麼？

(二)許由君既知道『……各書店在叫苦連天』，又還儘在眼熱地妬嫉我作資本家幹嗎？

(三)因爲創造社欠了我的版稅數千元不給。還有些青年騙用了我的版稅，去年到上海來後不能生活，只好把創造社的紙版取出來拍賣。至於單行本發行權，在日本已有先例，不自我始，並且我沒有『騙取欺詐』光華

現代兩書局的款。兩書局既然願意出錢，又不要許由代爲墊款，許由君何必這樣不願意我得此二三元去把樂羣開起來呢？

(四)的確，我因爲沒有一家書店的版稅靠得住，連最相信的創造社出版部都靠不住，所以只好自己集資來開書店了。本來想做『資本家』的，不過近來正如許由君所說，『……叫苦連天』之不暇許由君也可以不用再爲我担心及妬嫉了吧！

(五)樂羣書店對於陳豹隱先生的社會科學和勺水先生的文藝譯著，要儘量出版，這是一般讀者所知道的。至於我的作品，當然也要儘量出版，爲維持樂羣的營業計，我的作品更要儘量出版。無奈事與願違，樂羣書店缺少現款，不能不把自己的作品拿來賣給其他的書店，換得稿費以維持樂羣書店。這真對不住樂羣書店，因爲拿了其他書店的現款，稿債尙未清償，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完全給樂羣書店。許由先生對於此點完全觀察錯

了。許由先生既以革命青年自負，對於事物的觀察應當再客觀一點，澈底一點，不要太過於衝動，失却了你的革命青年的資格啊！

(六)許由君又說『……股東們的書却擱在一邊，……股東退股，』這要請許由君負責具體地指出那一個股東的姓名來！不要徒做造謠生事的無聊人啊！

(七)許由君又說：『……退股股東們說，張資平商人化了，合不來，』這是許由君造謠的鐵證！因為退股的股東正在罵我『太不懂營業方法，太不商人化了。』（我此刻也有幾分承認那位股東的話是對的。我應該再商人化一點，才不至弄得目下『叫苦連天。』

(八)許由君又說『張資平把捨不得的現金，很悲哀的拿出來。……』我批評這句話，唯有引用邨人先生批評成仿吾氏的文章了『不通！不通！第三個不通！』何以言之？因為：

1, 現金是股東的股款，何能由我捨不得？

2, 許由君未曾親眼看見我如何的把股款退回給該股東，何以知道我悲哀。其實那位股東原不願因小意見便退股的。我託二三友人去勸他退股，他仍不允，後經某夫人之盡力勸他退股，那位股東是個明白道理的人也就平和退股了。這當然我要爲樂羣很感激他的，因爲就是孰非是一時鬧不清楚。而一國三公平事情不好辦，那位股東不退股，那末只有張資平退股了。爲樂羣前途計，那位股東聽從某夫人的勸告允退股了。事實如此！然則先主張退股者原是張資平啊，還有什麼捨不得，『悲哀』等等可言！

最後，我不能不感激許由君這樣盡力爲樂羣宣傳。我和幾位青年合辦樂羣，目的是爲一面做點文化工作，一面爲維持失業的友人及無出路的青年的生活。最初原沒有十分把它看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業。能賺錢固然好，能虧本亦沒有什麼不好，連我自己都不願如許由君那樣地大驚小怪去

爲樂羣書店宣傳啊！

外面的青年既然這樣地注意樂羣書店，這樣希望樂羣書店，那我也只好以發起人的資格努力把它再商人化一下，俾不致失敗以挽回『叫苦連天』的悲運。現已向各知友加募股本，各知友也深信我不疑，如股東王開化先生，董維之先生，聽見有股東退股，立即加了股本；余慕陶先生也新加了股。自己能再由其他書店拿點稿費，也決意作股本加入樂羣書店，希望許由先生不必再爲樂羣書店擔憂啊。

最後還有一個理由，引起股東退股的就是印了幾部新進作家的作品及羅江先生的譯品，一部分股東以爲出版比較不易銷售的書，要我主持編輯的人負責，並且疑我有意多拿自己朋友的東西出版，此真冤哉枉哉。但我相信，那幾部文藝著譯一時雖不好銷售，但在文化上仍有相當貢獻的。就是這樣，從前太不『商人化』了，引起了股東的不滿而退股，今後只好努



力於『商人化』以維持各股東的血本，免再引起其他股東退股的風潮，所以今後雖有新進的作品也不敢承印了。這是怕股東罵我『太不商人化了，合不來，』而退股啊！但是這個結果就引起了許多青年在各小報在各雜誌上做文章來罵我。按理說來，我之得罪青年們是因爲挨不過股東的叱責：『收稿太濫』。乃許由君不惜顛倒是非，造謠說：『股東說張某商人化合不來』。現在有不少作家兼開書店的，比我商人化的作家也很多，何以許由君又不敢對他們說一句半句話，而獨對於我便猶猶不已？此種動機，只有許由君自己知道吧。

總之，此次我讀許由君的批判，得到了兩種教訓：

1, 從前以爲樂羣書店是渺小不足經營，但現在看許由君這樣睜大眼睛來看承，以後不能不稍稍加以商業化，以答許由君的厚意。

2, 從前沒有把自己的作品在樂羣書店儘量出版，今後要努力譯著交樂

羣書店出版了。不要再多把稿件售與其他書店，免得傍人看見眼熱睡不着！

張資平十月廿二日——樂羣——  
參看本書許由君的張資平與樂羣書店

## 編後並答辯

張資平

(上略)現在關於月刊的事情講完了，再來談談關於我個人及樂羣書店的幾件事情。

凡是以誠意批評作品的忠言，我向來都是很歡欣的接受的，因為這種批評可以不住地促我一天天地更新。

論我的作品截至1926年冬止寫最後的幸福後就沒有再寫那一類的作品了。無論從前發表過如何的漫浪的作品，祇要今後能夠轉換方向向前進。

我原是習自然科學的人，中途出家改習文學已經十二分的吃力。對於革命理論及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理論至1927年春才略略知道。這是我不偽的告白。但是住在風氣閉塞的武昌，一本新書都買不到，所以失了研究的機會。到上海來後，接受好友們的忠告，開始購讀新書。又因事務太忙，生

活太苦，進步十分遲緩。但是遲緩儘管遲緩，我總是沿着這條路進行，不住地更新。不過我仍深恐我對理論的研究未十分透澈，編輯上難免注意不到的錯誤，希望讀者諸君誠意的指示，以便時時改正。

有一種人常擺革命文學家的臉孔，而明於責人關於責己，對於革命理論又沒有十分的研究，只愛瞎批評他人，這種人名為革命，其實是停頓。

在文藝生活第三期上蔣光慈君說『我對於張資平雖然很欽佩；張君的小說目的只是三角戀愛四角戀愛。』（大意如此）啊！這是怎樣的生存活剝的批評啊！

就蔣君那樣的口氣，我實在不能承受，他並不是批評我，指導我，其實是在擺革命文學者的臭架子來對我冷嘲熱諷。他的態度和動機是不純正的。我希望蔣君反省一下，自己還是寫些革命的作品出來做模範吧。

談到這裏我乘機把樂羣書店的情形也報告一下，因為我是董事之一。

樂羣實在窮，除我幾位窮學生三百兩百元的湊集來的股款外，不夠時由我去向舊日知友討人情挪借。因為經濟太困難，對於許多大作家不能敷衍，得罪了些人，（或許也有常常見面的人在內）確是有的。但為書店前途計，實不能不如此。譬如現在因為趕印月刊及經濟學大綱而把新進作家叢書暫時停頓着。希望投稿諸君原諒。

當樂羣初辦時，蔣光慈替他的友人送了一部稿子來要我買，並且立刻即要錢。湊巧那時候樂羣的股款收到很少，我無錢應付，拒絕了蔣君的要求。這件事實，和蔣君在文藝生活上，嘲罵我的文章有沒有關係我不敢知，但事實總是事實。

其次，書店因為經濟太困難，所以稿費定得十分低，我是承認的。將來營業有轉機，當然要增加稿費。所幸者投稿的人都聲明甘受薄酬，只願發表。故所定稿費雖低，決不至壓迫作家。如果稿件好，要求高一點的報

酬，當然可以另外斟酌，講到彼此同意，仍不至於壓迫作家。最後要聲明一句，那窮人湊辦的書店決不留着閒錢來敷衍那些像煞有介事的『名流』『大家』把不通的稿件也收進來，要曉得敷衍作者便要貽誤讀者的啊！

至於版稅的定法也不盡是15%，定版稅時，多少要參加作品和作者的條件，沒有一律定為15%的。至於『新進作家叢書』的版稅一律定為15%，那是得了作者的同意才敢付印，有什麼可諱議的地方？現在樂羣經濟更困苦了，對於新進作家叢書不但不能訂15%的版稅，且要停印了，但也不是壓迫作家啊！

從前有人向創造社投稿不遂，便在其他雜誌攻擊創造社，我們都承認其人為卑鄙。但是近來創造社出版的文藝生活，登了一篇署名K.S.的投稿，引起了我不不少的懷疑。

在兩星期前有一個青年送了一部譯稿來，要求賣掉版權，索價300，

否則亦須預支版稅 \$50，那時因聯帶關係便對他說明了有些作品須定15%版稅的理由，而此青年的名字 initials 正是 K. S. 當時也因爲樂羣無錢便拒絕了他。這是很明白的，有了以上的事實，所以就有文藝生活上 K. S. 的文章。

末了，我再聲明一句：凡是有理由地誠懇地對我忠告或批判，我定十分虛心接受的，一人的能力有限，寫文章做事情都難免有錯，如果我錯了，我定認錯，若因對樂羣書店要求不遂，或因和我所謀不遂，被我婉詞拒絕了，便利用純潔的青年出來漫罵，出來放冷箭，那我一定不客氣，祇要時間能容許，一定要答辯，或更進而暴露他們的卑鄙的行爲以反證他們的虛僞及無理。

一九二九，元旦。——樂羣月刊——

參看本書蔣光慈君的給張資平的一封信





## 讀創造社

張資平

——給王獨清漏了幾件歷史的事實的補遺。——給王獨清改寫了的幾項歷史的事實的訂正。

昨夜和幾位友人出外散步，在書店偶翻閱展開第三期，發見有王獨清的創造社一篇。於是化了半個鐘頭把這篇王獨清自信爲完全是實話的創造社讀下去了。不幸的是，我在這篇內發見了有許多給王獨清遺漏及改竄的史實，今特爲之補遺並訂正如下。

我覺得王獨清的那篇文章除了一部分須待我來補訂之外，都是廢話，其甚者，王獨清對事件之經過，不根據經濟的關係去分析解剖，而只寫了許多近似唯心的論調，把他寫成煞像一個創造社的領袖。更進而誇大地說，第三期的創造社是由他統一起來，開始了新的工作的。那不單使我會

噴飯，即令給他統一起來了的分子（？）馮李彭朱諸人讀後，也會哈哈大笑吧。但這些是我不欲討論的。我想要說的話是在後面。

王獨清把我放在創造社的第一期人物裏面，這未免太客氣了，其實我當第一期（假定照王獨清的分期法）的人物的資格還不夠呢。當民十在東京第二改盛館郁達夫的房子裏開創造季刊及創造叢書編輯會時，（註一）我只承認應擔負的稿件外，一切都信任達夫和沫若。其次是民十一年五月，由東京回粵，帶了幾篇短篇小說稿件，（註二）送到福崗給沫若審查一下，後至上海即交給秦東書局。我便回廣東鄉間採礦去了。一直到民國十七年春三月由武昌到上海時為止，我對於創造社事務都沒有過問，我不願意過問。（註三）故我最多只是一個創造社的準第一期的人物。

我因為負擔太重。（不單小孩子太多，並且須負擔親戚族人的一部分生活費）弄得吾精神十分頹喪，對於一切積極的事情都抱悲觀，並且也覺

得自己實在凡庸，不會有什麼能力，所以常對沫若仿吾說了許多消極悲觀的話。仿吾屢次罵吾『妄自菲薄』，『自己評價過低』。吾還和他說笑：『吾只有四兩的價值，那能夠自去騙人是半斤呢』。

沫若也有幾句話寫給吾，吾認為是十分中肯的。即他於民國十八年春，給吾的一封信裏面說：

『……吾可以說一句開誠布公的話：吾們都是因為有了老婆和很多的孩子。假使我們是單身，無論怎樣衝，我們都衝得來的，而且不僅是在口頭。不過我們儘管不能作怎樣轟轟烈烈的活動，我們的志趣操守總是正確的。……』

的確，如照王獨清所說的第一期的人物中，除吾和沫若各有小孩四人之外，仿吾，獨清，伯奇，都是獨身者。沫若如何，非吾所知。吾在武昌住了三年餘，實在受生活的壓迫太苦了。到上海來後，看見社友各人的生

活都比吾好。查出版部欠吾的版稅，竟達三千元之多，而各社友向出版部支過的錢，沒有一個人比吾少的。本來這些都是關於私人生活的問題，可以不提。不過與後來整理簿記之事有關，不能不略爲提及而已。

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才知道出版部內容之糟。仿吾只掛總經理之虛名，事務異常弛緩。故吾對於出版部，更不敢過問，只和仿吾約了一個條件，每月給吾八十元的生活費，不足之數，由吾自己向他方面活動。恰好這時候有一個廣東友人，約吾到新宇宙當編輯，吾便答應了。

吾進了新宇宙，更不常到創造社去了。但是仿吾每天到吾家裏來，要吾振作起精神來幹社的事務。不過吾總是提不起興氣來幹。仿吾便疑吾和乃超，初梨等不能融洽。這其實吾到上海來後，很早就跟着仿吾去拜訪過子勃，鐵聲，初梨諸人。我後來也和鏡我乃超會過面。他們給吾的印象都很好。他們相形之下，吾更覺得自慚老朽。（註四）

獨清是吾到上海後初會面的。誠如沫若所說，他是個感情家。他向吾所談的話，都是極其有趣而痛快。最初給吾的印象也是極好的。他常來吾家裏談，也曾和吾一同去上館子喝茶。進戲院看電影。

仿吾每次來，都是長吁短歎，像有許多話要說不能說出口般的。他那樣的神氣。非常可笑。我有時多方地去挪揄他，他便罵吾太不莊重。

和獨清交遊了一個多月，吾才知道他常是在擔心仿吾會和馮，李，彭，朱諸人聯合起來，把他送入冷宮。他又告訴吾，在吾未到上海來以前，乃超，鏡我，初梨等如何地批評吾，如何地罵我。吾便說：

『吾和他們見面好幾次了，一切誤解都消融了。吾和他們是新認識的，本來沒有大不了的誤解。最多，只是爲吾那幾本小說的問題吧。若以爲是不革命的時，把紙版燒燬了就完事了。』

獨清還告訴我，鏡我當他的面罵過去創造社有這長的歷史却沒有養成

出半個作家來。吾聽見也只是一笑置之。

總之，吾終不爲獨清所動去反對馮，李，彭，朱諸人而使仿吾陷於困難的地位。於是獨清更對吾批評仿吾做事如何之專斷。當然，吾有時也會幫着他批評仿吾的缺點。即仿吾常重形式而不顧事實。獨清又對吾說：

『他們遲早是要排斥我們的。他們（指馮朱李等）先要打倒你，其次打倒吾，最後打倒仿吾。』

接着又罵仿吾之無自覺。吾因爲仿吾只罵吾不積極做事。而不顧吾的生活之困難，（吾在新宇宙的薪額仍不能照數實支）於是吾也陪他發了幾句牢騷。

『假定他們排斥我們，我們也樂得退社。但是版稅是要清算的。我們不可以再組織一個社，一個會麼？』

獨清以爲創造社有相當的歷史，不能完全捨去。（註五）吾便說：

『我們組織一個創造新社不可以麼？最好再請達夫回來一同幹。』

獨清贊成最後一步，組織創造新社。（當然他是無此勇氣的，因為他的性質根本上沒有半點創造能力。無論在什麼時候，只有坐享他人的成果。這是吾對他的批評。）但他不贊成再與達夫合作。後來才知道達夫在北新上做小說罵過他。

第二天仿吾盛氣地跑來責備吾，不該把自己的不滿隱着不說，而教獨清破壞我們千辛萬苦創造起來的創造社。吾一時摸不着頭緒。後來才知道獨清把吾昨天所發的牢騷及說起組織創造新社之事，通告知仿吾了。但吾當時一點不怪獨清的衝動；反感到有點痛快。於是吾對仿吾又發了一陣脾氣，責備他對獨清的確太冷淡了。仿吾便告訴吾：

『獨清一點不努力。近來因對新進者抱不滿。——尤其是對朱鏡我，竟消極的連月刊也不編了。只好吾自己來編了。他每天只是查看由外

面的青年有多少恭維他的信寄來，他每天都是忙作覆這類的信。……』

當然仿吾也是在譏諷吾。我們又一同走到獨清家裏來，要他出來同到東亞小館子裏吃晚飯。這當然是仿吾做東。往後有許久的期間，我們表面上是安靜下去了。

但是獨清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仿吾，事事都要和他抬槓，而吾又因為生活關係，趕替商務印書館譯海洋學，對於創造社事仍然很冷淡。仿吾對於吾兩人的態度，似極痛心。因為他為人忠厚，又以調停我們和李朱馮彭之間的合作自任，今不見圓滿的結果，當然有些消極，因有出國之表示。很奇怪的確是仿吾表示下台之後，獨清對他的態度突地轉變好些了。嗣後我們三人又常常相聚談話了，有一次我們無意中談論到李，馮，彭，朱之有小組織，難保他們今後不篡奪創造社。仿吾的意思是：

『我們務必化除成見，努力研究，對新進者常保持指導的責任。』（仿



吾的缺點卽在此點，但這是可嘉的缺點。我們若努力前進，他們仍想拆我們的台，就只有叫他們滾蛋了。」

不過我們要知道仿吾是拙於措詞的人，據獨清自己說，仿吾在廣大教課時曾當堂罵學生『混蛋』。但這是仿吾的率直，我們不能更加以惡意的解釋，獨清在創造社這篇文章中，對『滾蛋』二字，特加用引號下面又還加括弧說：『的的確確是用了這兩字的。』由此觀之，獨清之愛用挑撥離間的手段，至現在還沒有改變。吾想他對於『滾蛋』二字那樣用勁去解釋，適足於使讀者懷疑那篇文章除『滾蛋』二字以外，是不十分的的確確的了。在吾則以爲仿吾之慣說『滾蛋』二字，只能作「走開去」的解釋。因爲仿吾臨動身赴路的前夜，也曾說出叫吾和獨清『滾蛋』過來。這不能加以怎樣深刻的註釋的。關於此段趣史，以後再述吧。

記得有一次創造社和太陽社開聯席會議，吾本不願出席，仿吾定要吾

去，吾便去傍聽了一個多鐘頭。問題是太陽社罵創造社的作家只會抄書不知行動。（大意如此）對太陽社態度最憤慨的是朱鏡我，而錢杏村則大罵他們是抄書的主犯。吾當時只發表了一句話：

『罵人抄書也可以。但是不可空空洞洞地罵，最好提出真實的證據來。』

吾因為帶了小女兒來出席。給她鬧昏了，中途確退了席。吾抱着小女兒臨走時，沒有把會議室的門關好，這是吾的錯誤。但隨後聽見那門扉砰地一響關回去了。吾對此事沒有半點芥蒂的，也不當它是一回事。第二天獨清又走來告訴吾。昨天吾出去時沒有把門關好。馮乃超恨恨地伸出隻腳踢那扇門，關回去了。但吾不相信獨清的話了。

其次有一天開編輯會，又談到理論與行動的問題。吾是不甚了解的。不過吾曾發表了一點意見，即是不能徒講理論，要理論和行動雙方並重。

仿吾以爲我訴說錯了，有幾次不准我發言，我便不說了，心裏很覺好笑。此次獨清沒有出席。他因反對仿吾的專斷，常有這樣消極的態度。

第二天獨清又來問我說，仿吾罵你什麼都不懂，又愛說話。不過他們新進，對你還客氣，沒當場駁倒你。但是我想，我昨天就沒有說什麼話值得他人來駁倒我的。我當時也因忙於翻譯『壓迫』，再管不到那些閒事了。

又有一次開月刊編輯會，仿吾把獨清拉來了。但在會場中我和獨清都沒有話說。由馮乃超主席。馮說了一陣廣東腔的正音後，仿吾便問大家聽懂了沒有。大概也還沒有聽懂。我想，仿吾那樣不客氣的態度，不使乃超難爲情麼？於是我反駁仿吾：

『他的普通話比你的新化的土話好懂得多呢。』

獨清聽見大稱快。仿吾反有點不好意思了。關於文藝理論，初梨發表

最多，我不能一一記着。我只聽得他說：

『今後寫創作，應當是使它成爲馬克斯主義通俗教科書。』（大意如此）

我當時覺得這個定義似有斟酌的必要。但自己沒有相當的研究，不敢再出來說什麼話了，只是緘默而已。

宣布散會後，我就要走。獨清留我再坐一刻再走。我說我忙，不能不走。獨清和他們說話不來，只好和我一同先出來。但走到弄堂口，獨清忽然要我一同再回去看看他們在討論些什麼事。我覺得獨清太可憐了。於是我說：

『何苦呢？』

『他們一定在批評我們。』

『你在那邊守着他們一回，就可以保證他們往後無機會說我們的閒話

了麼？」

獨清沉吟了一會。我看他真是太苦了。過了一忽，他說：

「那我一個人回去再看看他們。」

「也好，聽見有什麼新奇的話，明天告訴我啊。」

我笑着和他告別。

第二天，獨清又到我家裏來了。他說：他們不走，是因為要向仿吾支錢用，迫得仿吾沒有辦法，下了幾張支條給他的姪子。（註六）獨清說了後還哈哈地大笑。

獨清是這樣 *Serative* 的一個人（註七）

（註一）當時出席的，有沫若，達夫，田漢，及我四人。又楊正宇先生，雖不是社員，但當時亦在座。決定以我的沖積期化石爲叢書，並擔任第一期的她，張望着祖國的天野。（題這名是沫若代

擬的。)及第二期的雁來鴻。(後改名愛之焦點)及東遊十年  
 (此稿至今未整理，今擬改爲脫了軌道的星球。)

(註二)其中有我的木馬，一般冗員的生活兩篇，滕固君的壁畫，(上面還題着『送資平兄回家紀念』字樣，我把它塗去了。)及方光燾君的一篇。(忘記了題名，好像是叙小貓的故事。)

(註三)在這期間內，我只爲季刊撰些文稿。最受苦的還是仿吾。社務最初是由沫苦經理，由第三期季刊以後，一直到民十七，都是以仿吾爲中心。他的功勞是不能抹殺的。卽他在廣東，亦常關心社務，大小事件多由通信解決。有時也寫信來武昌和我商議。又因爲那篇半翻案的小說飛絮，他還來信責備了我許多話。

(註四)馮乃超在文化批判第一期中批評我寫飛絮，苔莉類的小說。將來一定會落在反動(?)的陣營裏。因此，我曾向仿吾提議停

印我那幾部小說。但因為營業關係，仿吾不允我的要求。由那時起，我才知道他們有許多矛盾，不能自爲解決的。

(註五) 沫若，仿吾，獨清對於創造社的過去歷史非常尊重，常視爲一個聖神的獨立的存在。當然我也尊敬創造社之過去的光榮歷史。但不欲把創造社三字偶像化以束縛各人的自由及思想。至達夫是視創造社如敝屣的。又獨清所稱的第三期人物，如李，馮，彭，朱則只以創造社如一個工具，對於創造社三個字並沒有像郭成那樣地留意。

(註六) 當時管收支的是成紹宗，仿吾的姪兒。紹宗去職後，則由彭康管收支。所以獨清在創造社那篇文章中說我反對經濟公開，不單不是實話，並且是有意傷人。因為我從沒有直接管過收支。我只提出限制各人濫支錢的方法，因此得罪了多數的社友。我

遂辭常務理事，但不是辭理事。王獨清說。我自動地和創造社的一切事務隔離。我和社務隔離是事實。至於『自動地』，或『被迫』，或『被陷』，那在我是無關重要。要度量狹小的人才斤斤以此爲問題。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是：王獨清在創造社第三節裏面（展開第三期 P. 17）說：『……在上海有一個張資平……』其意若曰：沫若不敢出面，仿吾又被人迫往歐洲去了，伯奇是『一向最被人不信任，並且不重要的』；（參看同篇文之第三頁）『只還有一個張資平』，在阻礙着我不能做領袖，不能統一創造社啊。

（註七）下期當續述關於李初梨搬家事我和獨清的爭議，及兩人商議敲仿吾的竹槓未遂之經過。



以上所述，並不是批評獨清個人，而只是在檢舉他對於創造社所論之有偏而已。獨清的性情有時是脫落不拘慷慨淋漓，但有時又胸地狹隘常因友人的『無心之言』而悒鬱不快者數日。在先，對於仿吾有所誤解，必欲去之；在後，對於我亦有所誤解，而聯合李，朱，馮，鄭諸人破壞創造社出版部（不是創造社，而只是一個營業機關。）規則，而反對我之整理出版部的計劃；亦是由於他之胸地狹隘妄猜疑他人而以『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為得意。我以誠待他，而他反來暗算我。其實這樣的暗算，真不值我之一笑。

仿吾既決意出國，但他並不是如獨清所想像是個不聰明的人。他明知道創造社出版部事情既如亂絲，而創造社的份子亦極複雜，難於統一，由失望而絕望，故決意出國，免日後負一切責任。他不會像獨清那樣笨，希望在某一期作統一的領袖。獨清曾對我說：『仿吾懂得什麼！不單不了解

社會科學，即文學理論又何常知道。他只想利用彭，李，馮，朱寫文章；他自己却在篇首寫幾句開場白，而高踞他們之上，作革命文學的袖領。……（大意如此）人們都是明以責人，闇於責己的。不料仿吾走後，獨清又蹈了仿吾的覆轍。（假如獨清對仿吾的猜想是真的說話。）

有一天晚上仿吾約我同到大馬路天發池去洗澡，並要求我在他走後須出來負經理出版部之責。我才到上海來就直覺着創造社出版部之前途無望，當然不願意負責，故我力謝不敏，並推舉獨清，因為獨清對於出版部情形，無論怎樣，比我熟悉些。仿吾的意思是他並不是不贊成獨清幹，因為獨清性質太脫落，對於事務之整理怕不適宜。我又舉伯奇，仿吾忙搖首。我問何故，他說，伯奇難靠。但我無論怎樣不願個人負責。因又提出彭康。我是十分佩服彭君的。此君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物，唯他易受虛榮心最重的馮，朱，李諸人的包圍。仿吾大概也有見及此，故說他資格尙

淺。（指與創造社的關係，但此係仿吾的錯誤。）最後我才提出從理事會舉出三人爲常務理事管理出版部的辦法，仿吾則說待去信商之沫若。

沫若不知道仿吾的苦衷，聽見我的報告時，（即行常務理事制），尚不十分贊成。仿吾放棄出版部事務，寫了一封信來給仿吾。信到時仿吾已赴日本去了。仿吾曾囑我，沫若處到某時即須寄生活費去，有信可以代拆。據這封信，我知道沫若最贊成由仿吾負一切責任的。——否，大概社友中只有王鄭二人贊成仿吾『滾蛋』吧。沫若的信中的一段是：

『……什麼緣故啊？最近張資平君來信說，社務由張君和王君負責了。（我報告是王鄭張三人。沫若的信是用日本文寫的，大概是怕文句太長。口調不順，把鄭君省略了。）這真是完全如墮五里霧中。什麼緣故啊！……』

但是後來仿吾到了日本，把一切情形告訴了他。從前由仿吾經手寄生

活費給他的，現在只好由我來盡義務了。其實也只是催收支系的人按期寄款而已。

所謂常務理事亦如仿吾之當經理，徒掛空銜，因為一切事務還是由成紹宗負責辦去。伯奇常來說，出版部的事務要整理，尤其是會計。我當然不反對；但對於解除成紹宗職務一層，未十分同意。因為仿吾才出國未久，即除去紹宗的職務對仿吾的面子上不好看。我是和仿吾相信他的姪兒一樣相信紹宗的。我素來主張是：相信人要相信到底。至於被相信者之倒戈或無信，那是被相信者的無人格。從前仿吾和達夫提出周全平的問題來時，我是如此主張，後來對紹宗，仍不變我的主張。不過我沒有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整理出版部，雖然說是在新宇宙及其他方面事務太忙，但是仍不能辭躲懶怕事的罪。我是承認這個錯誤的。

不過社中諸位都想做好人，要由我一人先發難去得罪紹宗，縱令有人

罵我只會獨善其身，我也是不能幹的，紹宗對獨清特別好，獨清向他要款，即叫即應，故獨清當然也不願意提出清理會計之事。有一次我們三人——王，鄭，張——在麥拿里四一號二樓會同出版部小夥計，——即職員們，如成紹宗，邱韻鐸，梁預人等——開了一次常務會議，分配職務，結果還是紹宗掌收支。伯奇似欲有所提議，但看見我和獨清都是這樣麻糊燎草而不耐煩，也就不提了。這確是我和獨清之過。

大概是營業收入減少吧。各人所需的生活費，不能按數照支了。問紹宗，紹宗則說大家都透支了。他的意見是：大家應按照自己的稿費版稅支款，不可規定某人按月應支多少生活費。譬如李聲華，（即李鐵聲，是李書城的公子，當然不是普羅階級。但他是只向創造社出版部要錢，老不供給稿件。有一次伯奇對我說，他曾勸李聲華編書，李聲華回答說，我不是爲編書回上海來的。他的意思大概是爲革命回來上海的。但到後來，他欠

了創造社出版部不少的錢，看見無錢可領後，又回東京領庚款去了。）只按月領款，不供給稿件。那末誰該吃誰的剩餘價值呢。我是贊成紹宗的主張。但是積習難反，並且王鄭也不能贊成這個辦法的。故我不敢提出來說。紹宗嗣後就不能應他們的要求立即付款了。於是全體都對紹宗不滿了。

有一天早上，獨清跑到我家中來說：『初梨要錢搬家，決不能答應他。不可爲他催紹宗付款。他也囑過了紹宗。』我問獨清爲什麼不許初梨搬家。獨清說『初梨要搬去和××同住，怕他和××同住後，長了他的氣焰。』我聽見後，一時無話可答。我真可憐獨清事事都這樣用心深刻，徒自苦耳。獨清走後，初梨來了，他問我：『你們三人中到底誰負經濟上的責任？』（當選出三個常務理事時，以我負經濟的部分，獨清負編輯的部分，伯奇負庶務的部分。）我問有什麼事體。他說：『問紹宗要不着錢，

只要三十元搬家。』我當下真慨愧難過。僅僅三十元，不單創造社應該給他，他的搬家理由也是使我十分表同情的。我便答應負責叫紹宗付款。初梨去後，我即赴麥拿里找紹宗。但紹宗不在。我還留了一張條子囑勸紹宗的，擱在他的櫃子上。但後來聽見初梨忽然不搬家了。我想獨清一定因此次的事件，對我又抱了一般的反感。

## (III)

在仿吾決定於五月初間的一天赴日本了。一天獨清忽然走來我家裏說：

『仿吾要走了。我們要叫他交下一點錢來給我們，作為創造社的準備金。』

我想，仿吾已經把出版部交下來給我們負責了，據紹宗的報告，又約

有二千元的款存在銀行裏，還有什麼錢要仿吾交下來給我們呢。我便把我的意思說了出來。

『不，仿吾還有五萬多塊錢。』

『他何能有這些錢呢。』

我有點驚異，但無論如何不相信。獨清便告訴我，仿吾爲黃埔軍校採辦軍事化學用品的款沒有用出，還存在銀行裏。他又說，仿吾曾把銀行札寄存在他家裏過來，他看見有50000的字數。他這樣的硬證，我當然不敢爲仿吾辯護了。不過我當時想，天下有多少軍閥貪官污吏，從廣大的勞苦貧民身上刮削得多量的脂膏存貯在帝國主義銀行裏，而無人敢指摘半句。仿吾在爲替黃埔軍校採購軍事化學用品，到日本去，而廣東政府在他動身不久之後，即解除了他的職務，他不但無半點怨言，並且一批二批的把化學用品寄回廣州去，但廣東政府仍加他以種種的罪名；所以在上海的社友



如沫若等都寫信去叫仿吾不必再賣氣力了。（據仿吾親對我說的）但是仿吾在日本已經付了款並且在上海時，也已經向某德商購了一批化學用品。所餘五千元左右，仿吾即以之爲失業後之生活費。我想這是受之無愧吧。但是『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仿吾因爲經手了這件事，不單社外的人疑心暗鬼加以種種的臆測，誣仿吾的侵吞公款。即社內的人亦虎視眈眈羣思染指。嗚呼！此即所以爲支那人乎！譬如我年中無間歇地寫二三部小說，獲得稿費二三元，僅敷家人一年生活，小孩子教育費尙無從出，而一般嫉妬者流便說我得到了多量的稿費，有十餘萬之貯蓄。像這些人全無推理作用的頭腦，怎樣有資格談革命呢？誠如紹宗所說，他們太把出版部的收入看重了，而妨害了他們在人生上應做的工作。獨清的確是想一手把持創造社及出版部，才借用革命的問題。（至少在1927年夏，我的直觀是這樣的。）決不是因對革命（？）有誠意才欲統一創造社或佔領出版部的。

紹宗去職後，在嘉興寫了一封信，雖然刻薄一點，但亦可以證明他們當日在創造社之作雞鶩爭食，紹宗的信內容是：

『創造社出版部整理會諸先生。對不起，說是靶子路的話，却一跳，跳到此地來了。我現在謹以十二分的誠意謝謝你們，雖然身邊只有險些給×××拿了去的二百餘洋，却也可以樂得安閒活一二日。錢完了可以做工了。會餓死，不必同蒼蠅逐臭一般的死釘住出版部這一塊肥肉。憑你們說是我舞弊罷。我用却用掉了出版部千餘元。如果你們查出來了，敢請你們同×××的八個月千二百元乾薪，和如×××先生一般的掛名不理事的五十元大洋一月的理事薪比比，也算在我的薪水上面吧。雖說他們是明支，我的是暗算，有偽君子 and 真小人之分，然而問起良心來，我倒不必有愧呢。後會有期，祝諸君長健。成紹宗，七月廿三日。』

這封信封面寫上海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〇一號創造社出版部理事會，嘉興成寄，後面封口貼四分郵票，有嘉興郵局的郵戳。

我在這裏要申明的有幾項：

(1) 我從來就沒有希望出版部接濟我一家的生活費。即在失業來上海後，亦自尋生計，故出版部欠我的版稅如此之多。

(2) 我掛名過短期理事，但從未支過理事薪水，所以紹宗信內無我的名字。

(3) 我沒有死釘住出版部那塊肥肉，把它吃乾了後，仍不肯走。我也決不做這樣無聊的人。

(4) 我決不借革命招牌以吃他人的剩餘價值。

言歸正傳。我聽了獨清的話後，半說笑般地對他提議。

『假如仿吾真有這末多錢，我們敲敲他的竹槓吧。』

『好的，好的！要怎樣敲呢？』

獨清只是會寫點文章，對於什麼事體不會做，也不會籌劃什麼方法，連如何地向仿吾啓口敲竹槓都要取決於我的。

『對他說，出版部每月給我們的錢不夠我們生活，要他給些錢給我們作準備金，以防不時之需』。

『好的，好的！』

獨清緊攢起他的厚唇，雙腳似乎要跳起來般地那樣喜歡。那種小孩子的神氣真有點可愛。

到了晚上，仿吾來了，我問他是不是有五萬元存在銀行裏。仿吾聽見後，長歎一聲。過了好一會，他才說。

『外面人造我的謠，不要緊，連社內的人都這樣疑我，所以我灰心了。……管他媽的，放一炮，（出幾本必禁的書之意）出版部給他們封了

算了。』

他發了一陣牢騷後，才告訴我。他由黃埔動身時，領到50000元毫洋是真的。但是裏面須撥出10000元給一個姓李的收管，作仿吾不在時的兵器化學研究所的一切開支。這個姓李的也是留日帝大的同學，應用化學科出身。仿吾走後，由他代理主任。他親筆（他是我的小同學並且在民國元年和我一同考得留日官費，赴日本的，所以我認識他的筆跡。）所寫的7000元毫洋收據，仿吾給我看了。到香港後把43000元毫洋改匯日金，便不滿日金40000元了。除在上海日本兩次購買化學用品，去了三萬左右，仿吾說，他借給友人並在日本時的用費也共用去數千，所存的只有五千日金而已。在那時的日金匯價只當國幣的80左右，再換回國幣，實不滿四千元了。他還把日本津島會社的收據及上海德國某公司的收據給我看了。事實已然這樣明白，仿吾當然沒有50000的私蓄了。我想，或許是獨清把5000

錯認成50000了吧。仿吾又說，他要兩千到歐洲去走走，其餘三千作出版部的準備金。他並且說，他已把這個意思告訴了獨清。

次日，我見了獨清，又把仿吾的話告訴了他。但他無論如何不相信。他說，仿吾存款一定有兩本存摺，他的的確確看見是一個5字，下面有四個圈兒。

『不管他有多少錢，他已經有意爲出版部留二三元。我想，出版部的現狀並無須加資，我們兩人各要求他給一千元來暢用暢用吧。』

這是我的提議。獨清覺得一人要一千元，仿吾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

『仿吾是個吝嗇鬼，向他不到這許多。』

『那末各人向他要5000吧。』

『儘管向他說，要得到二三百元都可以了喲。』

獨清露出他的當門那兩個大牙板來在嘻嘻地笑。於是我和獨清間成立

了一個密約，決意不給伯奇知道，一個人向仿吾敲五百元的竹槓。

獨清走後，我的妻來問我，你們商量什麼事情，那樣笑得有味。我也當做一件趣事般地把這件事告訴了妻。但是妻表示反對。

『你不必去妄貪他人所有的，也莫把你所有的胡亂給人家用。要用自己的力量換來的飯才吃得甘美，也受之無愧。你還是向出版部算一算版稅，要一部分回來用。仿吾先生走後，知道他們給錢我們不給？到那時候，怕飯都沒有得吃了。自己有版稅不敢向他們要，還說敲他人竹槓！』

預想不到妻這樣地板起臉孔來罵我。我想，把這件有趣的事說給她聽，叫她開心開心的，反給她措了一鼻子灰。但是過後一想，一般雖然說『婦人之言切不可聽』，不過妻這回的見解實在堂皇而冠冕。捨正當的版稅不顧，而貪圖非分之錢，的確不對。我便寫了一封長信去要求仿吾，在動身之前，和紹宗商量，在出版部存款分下撥五百元給我，作清我的一部

分版稅。難得仿吾紹宗都同意了。我只把圖章交給仿吾，第二天仿吾便送了一本界路上海銀行存款摺一扣來，給我，並將圖章交回來。我的500就算到了手。但不是敲仿吾的竹槓而是我應得的版稅。我這樣地要了500來，而每月又還向出版部要百元的生活費，把這500攔在銀行裏生息，這不單激怒了獨清，並且激怒了出版部的小夥計吧。他們到現在還借用革命的口實（？）來向我放冷箭，在小報上投稿誣陷我，都是起因於那時候對我的惡感所激；因為我並沒有得罪他們啊。

因為我姑妄求之，而仿吾竟姑妄與之的五百元拿過手後，和獨清所約的向仿吾敲竹槓當然不能實踐了。獨清天天來催我要趕快下共同的總攻擊，而我好像是給總經理買收了的，不肯向仿吾動手，又不敢向獨清說我已支了500的版稅。我在那時候真感着一種矛盾，精神上頗為痛苦。關於這點，我算對不住獨清了。然而，在道理上說，我是沒有什麼錯處啊。



獨清是儘催促我，要我像某軍閥要餉般地向仿吾先發難，他好跟着來。

『你先向他說吧。你說了後，我可以從傍幫忙。』

但是獨清無論怎樣決不願意先向仿吾開口要錢。我也儘拖延不願意先說，以後有好幾天，獨清不來我家裏了。我又疑心獨清莫非獨向仿吾進行了麼。我想，如果是真的，那也好，讓仿吾也給他SEE吧。

仿吾動身的日期一天一天地迫近了來，獨清很慇懃地陪着他東奔西走，到公司裏去買旅行箱，買草帽，法國人的銀行裏去替他匯款往法國。因仿吾打算赴法國，而獨清是熟悉法國情形，並且會說法國話的。

『這位出版部的總座真有本領。獨清也給他撫摸得乖乖地聽命，替他奔走買辦物事了。』

我當下這麼感歎着對自己說。我疑心仿吾至少是出了兩百元把他買收

了的！。

仿吾動身的前兩晚，在北京路功德林請我們吃素菜，表示辭行。次晚，我們在愛多亞路都益處，爲他餞行。大家把仿吾灌醉了。獨清忽然走到我面前來，拉了拉我的衣袖，要我到廳外去。

『什麼事？』

我低聲地問他。

『他們真糟！儘是這樣鬧！我們還要有重要的話沒有向他說呢。』

『\$500的話麼？』

『是呀，此刻不向他要，沒有時候了。』

這叫我真是無辦法了。假如仿吾肯給錢我們，但也是晚間十點多鐘了，怎麼能向銀行支款呢，而仿吾又是明早一早就走了。但我只好聽命，作早散會，叫了汽車一同趕回永安里來，近十二點鐘了。我們三人之

外，還有仿吾的哥哥，四個人，坐在永安里 128 號的三樓上，像討論軍國大事那樣地作鳩首會議。但是仿吾酒意還沒有清醒，瘋瘋癲癲地東扯西拉。獨清則是異常心焦的樣子，儘提出些出版部今後應當怎樣振作，怎樣擴充的話來說。他的用意是想由此促動仿吾聯想到準備金之尙未交下。

『你們要努力呀！』

仿吾擺了擺他的猴兒臉，說了後，又在狂笑，獨清向我作了一個手勢，意思是要我向仿吾要錢。但我儘坐着不動，不言也不笑。因為我實在疲倦了。

『要回去歇息了』。

我立起身來要走。

『不忙！不忙！』

獨清忙止住我。

仿吾還是瘋瘋癲癲地把一知半解的法國話說出來和獨清談，過了一忽，仿吾忽然向獨清說。

『你把夏亢龍君的住址寫下來給我吧。到法國後要找他。……』

仿吾拿出一張名片來，叫獨清寫了二三行我不認識的法文，他又把它擦進衣袋裏去了。獨清再向我作手勢，我無論怎樣不願先啓口，我只答覆了一個手勢給獨清，他登時表示出一種不高興的神氣。

因爲他的哥哥還有話要向他說，仿吾回他哥哥的室內去了。我們看看鐘又快到十二點了。

『要鎖弄堂了。我要走了。』

我立起身來說。獨清無可奈何地跟着我下來。才下了扶梯，忽然聽見仿吾在樓上叫。

『獨清！獨清！』

獨清聽見推了一推我，臉上登時表現出一種喜色，忙跑上樓，到仿吾的哥哥房裏去。

『真地仿吾有幾百元給我們也說不定。』  
這樣想着，也跟了上來。利益應當均沾啊。

『我叫你把夏君的住址寫下來，寫了沒有？』

仿吾坐在他哥哥的床沿上，醉眼朦朧地向着站在一邊的獨清問。我立在房門首，要笑出聲來了，忙極力忍住。

『剛才不是寫了？你擱在衣袋裏了？』

獨清的不高興的聲氣。仿吾探手進衣袋裏去，摸了一摸，果然有那張名片。

『好了，好了！有了，有了！你們滾蛋吧！』

仿吾猴子臉上又堆着笑，一面說一面向我們揮手。

『豈有此理！』

塔地一響，獨清在仿吾的左頰上打了一掌。

『噫！……噫！……噫！』

仿吾呶着嘴唇在苦笑。

『呵，呵，哈，哈，哈！』

我一面笑一面走下樓來了！。

第二天，我，獨清，伯奇和仿吾的哥哥在匯山碼頭看着仿吾乘長崎丸走了後，我向獨清說。

『我們一路回去吧。』

『……』

獨清滿臉不高興地不理睬我，也不答應我。我只好一個人走回家來。

## 答黃棘氏

張資平

黃棘氏！

荷馬沒有史詩作法，莎士比亞也沒有戲劇學概論，當然張資平也沒有獨創的小說學。但是黃棘先生有什麼權力禁止我編小說學的講義呢？

有許多作家可以抄日本的普羅藝術教程編成文藝講座。張資平剽竊 Hamilton, Perry, Horne 等的小說研究內的材料編成講義介紹給中國的青年，也值得黃棘氏這樣費力去指摘麼？

玄珠有小說研究的『ABC』，郁達夫也有小說論，我在某私立大學曾介紹過。現在我也正打算編一部小說學。出版之後，不要又害黃棘氏跳了起來，臉紅耳熱地再寫文章啊。

的確，今春大夏大學當局曾託人來說要我去担文學方面的功課，建設

大學也是一樣向我說過。申報的編者竟敢將此項消息登出，氣得黃棘氏酸地趕快寫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一篇名文出來。

黃棘氏！請你寬心，在你未寫這篇名文之前，我已經把大夏建設兩大學的聘書退回去了。因為當時發生了特別事故，不能就。這是對不起兩大學的。（在一九三〇，二，一〇日退回去的。比黃棘氏寫這篇名文時前十二天。）

黃棘氏！你這樣留神於報章廣告，幾使我疑你和黃自平是同一人。假如我猜錯了，那真是雙黃前後相輝影啊！老實告訴黃棘氏，我不在萌芽上讀到你的這篇名文，我還不知道申報有過這個消息的報告呢。敬謝黃棘氏，這樣關心於我的起居啊。

現在要正告黃棘氏，不要不讀書而儘去『援中國的老例』啊。假如英文教師同時對外國史有研究，當然可以教外國史；國文先生對倫理學有素



養，也未常不可以担任倫理學。『二重的反革命者』，『封建的遺孽』，『不得志的 Fascist』（見麥克昂氏的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尙可以轉化爲革命文學的先鋒！這就是唯物論的辯證法！黃棘氏知道否？

可惜黃棘氏還在寫有『輕浮態度』『故意歪曲』（見萌芽第一號之萌芽啓事）的文章，實在沒有資格向萌芽投稿啊！然而主編萌芽的魯迅大爺（引用楊村人主編之新星裏面的慣用語，非我之獨創。）也就以『同窗』，『同事』，『同學』……的關係，把黃棘氏的文章發表了。『嗚呼』！『魯迅大爺有福了』有許多『同學』『同幫』『同……』『前呼後擁』，『拔步飛跑』，從『北新書局』跑出來，又跑向『光華書局』裏面去了，『嗚呼』冰生於水，青出於藍，『輕浮態度』，『故意歪曲』的文章其初也可以由北新，其繼也可以由光華換稿費啊！有了稿費，『紹興酒』半鑊，喝得『醉眼陶然』！

——參看本書張資平的「小說學」。黃棘君的——